

姜氏祕史

取胡氏刻本勘之可增補三百餘字得者勿與視之

明姜清撰清弋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尚寶司  
又御百靖難之後建文一朝事蹟大抵遺失是書

於故業文集搜輯遺聞編年紀載至於地道出亡  
等事則未嘗載及紀缺頗見精核崇明史彙例議  
辨野史所載建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行御道登  
陸不拜為御史曾鳳韶所劾以為必無之事而是  
書載鳳韶劾燕王事云本吉安府志又證以南京  
錦衣百戶潘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三月二十  
三日敘撥隨侍燕王還北平陸坐云云據此則來

朝明矣第不知所云潘瑄貼黃者果足徵信否也  
又世傳王良於成祖入城前一日與胡靖解縉集  
吳溥舍靖縉陳說慷慨良流涕而已其後獨良死  
節是書載其事而辨之以為良家譜載良以建文  
辛巳九月卒上遣黃觀諭祭未嘗及成祖之來也  
其言似乎可據然革除之際誅鋤異己凡効忠於  
建文者皆禍及子孫安知王氏家譜非為宗族之  
計諱其死難以自全未必遽為定論明史良傳仍  
用前說蓋必有所考也

姜氏秘史

皇帝諱允炆字

太祖高皇帝嫡長孫初

太祖從滁陽王日侍左右王夫人善觀謂太祖風格異常語王妻以養女馬氏周旋兵間生五子長諱標幼有異質聰明英毅豁如也稍長師事宋濂通經史大旨洪武戊申

太祖即位於南郊既還宮受賀遂追尊四祖為皇帝冊立馬氏為皇后長子標為皇太子大赦天下洪武十五年高皇后崩太祖倦勤命皇太子裁決庶政惟軍國重務以聞于是皇太子日御文華殿百官

啟事寬仁有斷臣工盡服歲餘 太祖復親政時有  
告密者以晉王柵逆謀聞 太祖遣人察之藏兵五  
臺山反形已具 太祖大怒欲發兵討之皇太子曰  
柵反期尚遠告密者柵未必知今以兵往萬一柵拒  
命是父子為敵也莫若令臣巡邊因與俱來

太祖大悅于是皇太子出巡歷燕代及晉居決旬歡  
甚皇太子行晉王送及河南界皇太子曰父皇欲見  
汝可偕行晉王倉懼受命遂從至京 太祖欲賜之  
死皇太孫叩頭乞哀乃降為庶人居京師皇太子友  
愛彌篤日誨諭之晉王大悟日夜號泣悔罪 太祖

憐之教復爵晉王于是改行為善令譽日著此遂國  
卒為賢王皇太子之教也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  
十一月一日孝慈錄成太祖既載之喪禮太子當  
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緦大夫以  
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既葬除  
之蓋諸侯絕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  
厭于嫡母而不得伸其私故杖為此制也然則諸侯  
之庶子不為庶母服也明矣今陛下貴為天子臣  
雖不肖地居嫡長幸得僭位儲副而為庶母服期非  
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上必欲太子服之

太子終不奉詔 上大怒 願取劍太子走 上逐之  
群臣震懼 皆不知所為 時有桂彥良當 上前跪抱

上泣曰 陛下之于太子 愛之深 故責之重也 上  
為之止 彥良乃追太子及之 諫曰 貴妃違事至尊 殿  
下當緣君父之情 為之制服 不可執小礼 以虧大孝  
也 乃得衰衣之太子 不得已 乃服以拜謝 上怒解  
擲劍于地 曰 老桂爾 今日竟能知朕父子者矣 洪武  
二十四年 太祖以江南地薄 頗有迂都之意 八月  
命皇太子往視 關洛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陽 歸而獻  
劄 明年四月 以疾薨 太祖哭之 慟 追謚為懿文皇



太子莫孝陵之次時門太祖春秋六十有五日御東  
角內向羣臣泣翰林李士刘三吾進曰皇嫡長孫當  
于年蚤定大計孰不歸心皇太子生六子長曰雄英  
洪武十五年卒追封虞王諡曰怀次日允炆洪武九  
年生聰明英達二十九年立允炆為太孫九月也詔曰  
曩古列聖相繼馭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即王位  
戊申即帝位于今二十九年矣揆將練兵平天下亂  
偃天下兵莫萬民于田里用心多矣及一統以來除  
奸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近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  
嫡孫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冊為皇太孫嗣奉上下神

祇以安民庶詒告臣民想宜知志于是命禮部定親  
王相見儀凡親王係尊屬于文華殿朝見行四拜禮  
皇太孫坐受禮畢入宮乃叙家人禮制既定親王後  
之多不說時 太祖春秋高政務嘗付太孫裁決太  
孫頗尚寬仁兆民欣：固不愛戴洪武三十一年五  
月乙酉 太祖崩遺詔皇太孫嗣位詔曰朕受皇天  
之命膺大命于世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于市野謹  
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憂危積心克勤不怠  
尚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情志好善惡  
惡道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

惟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  
孫允熒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  
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我民允喪葬之儀一如  
漢文勿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一因其  
故無有所改一天下臣民令到出臨三日皆擇服嫁  
娶飲酒食肉皆無禁一無發氏哭臨宮殿中當臨者  
皆以旦晡十五率哀禮畢罷非旦晡臨無得擅哭一  
當給喪事及哭臨者皆無洗經帶無三寸無布車兵  
器一諸王各于本國哭臨不必赴京中外官軍戍守  
官負無得擅離信地許遣人至京一王國所在文武

衙門官氏軍士今後一體朝廷節制護衛官軍王自  
處分一諸王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明日  
皇太孫令禮部定喪儀羣臣上議曰在京府部等官  
聞喪次日素服烏帽黑帶赴廷聽遺詔遂于本衙門  
素服高宿朝哺詣几筵哭仍各置素服第四日成服  
朝哺哭臨奠畢乃止自成服始二十七日除命婦亦  
以第四日具哀服由西華門入哭不許金銀首飾諸  
王世子郡主妃及郡王內使宮人等俱斬衰三年自成  
服二十七日除凡臨視事素服烏帽黑帶進朝服衰麻  
衫大袖員領不緋紗帽麻衣布裝之去翅垂帶麻絰鞋

命婦麻長初大袖員領麻布蓋頭器依鹵簿各教工  
部及司禮監等處造神主用栗木制依家禮遣人

奉詔于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開讀詔書文武官員  
人等素服烏帽黑帶四拜跪聽奉哀四拜禮畢各置  
衰服第四日成服每旦官僚人等于本衙門朝闕設  
香案哭臨三日除大小衙門各令官一員赴京致祭  
禮物脩辦皇太孫從之庚寅葬孝陵

十六日皇太孫允炆即皇帝位 十八日詔以明年  
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詔曰天祐下民作之君我

高祖皇帝受天之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

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惶惧思所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惟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自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八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已發竟未發竟已結正未結正當赦而不原者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以其罪罪之所有事宜條例于後一天下布政司府州縣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錢糧監運司監課提舉司

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鹽課各行蠲免一天下軍民所養孳牲馬匹羊隻者各皆免一天下田土或有人戶為事全家充軍者或有死絕者或因飢窘逃移者以致拋荒數多糧稅拖欠詔書到日將拋荒數目從寬取勘報官開除其逃移人戶復業耕種者優免雜泛差役三年一水旱災傷何代無之今天下人民其有因而失所者當該有司將預備糧賑給一今後官民有犯五刑者一依大明律科斷法司遵守無濫文一軍民詞訟今後務要自下而上陳告敢有越訴紊亂者罪一囚徒已行宥罪發衛所充軍守禦者

及已編定衛所有司官領未嘗到衛所者不在赦例  
一天下衛所在進者詔書到日限五箇月以裏赴所  
在官司首告与免本罪所在官司仍給口糧遞送京  
衛所着使過達此月仍罪如初于戲德惟善政：在  
養氏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休朕  
至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十九日至宜山縣得勝馬驛改宜陽水驛為水馬驛  
二十一日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縣正官各奉  
所知 先是內外缺官于進士奉人監生人材秀才  
孝廉稅戶考滿吏員知印承差除用至此定保奉法



不問下僚鄉民及目累充軍者或多或少悉聽保奉吏部選用 六月上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謚孝慈皇后曰高皇后召漢中府李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讀李士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世家侯城里父克勤受易重彝得伊洛之李長子孝聞季孝友孝孺仲也孝孺始生之夕有木星墮其所自知穎敏絕倫及眸烟：如電日讀書積尺人以其善屬文呼為小韓子十五年時從父為濟寧知府自達現于邳魯間訪古聖賢遺跡慨然自期日顏閔未可幾及樊遲冉有使李同時豈皆讓

之但世無孔子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  
不已越三載克勤被繫請以身代不報竟成江浦未  
幾復逮至京卒孝孺哀毀骨立思自奮以昭先德明  
年以父塲宗濂、濂器之名流先進如胡翰蘇伯衡  
葉光大輩皆自以為不及濂致仕還浦復往卒業四  
載辭歸濂尋以罪徙蜀孝孺欲往省行得為文願天  
願輸壽以延之濂嘗欲以為甥而不果亟其文至曰  
歐陽少師蘓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身之角運文  
場不知其孰為先後也然孝孺下視文藝恒以明王  
道為已任及人或稱其文辭則告以孝者當以道德

為本文詞非所尚反覆明辨不已謂道之行必先于  
家著宗範九篇以示厥宗蓋自任以天下之重也闢  
異端為己任進德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為程  
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有三句九  
食祇無儲粟者窮者豈獨我哉其不為貧窶所動如  
此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梈等存孝孺可大用聘至入  
見稱旨 上謂梈等曰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于臣  
錫之几稍敬必正而後坐 上喜其奉勅端正謂太  
孫曰此莊士也當考其才以輔汝試灵芝甘露論稱  
旨諭達還家二十年復辟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心

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權將仕佐郎漢  
中府李教授明年閏四月抵任漢中府水土暴惡病  
瘵痿者十人而五孝孺安之甘蔬糲飯與諸生設道  
不倦視其色若飮萬鍾者二十七年春蜀獻王延之處  
以賓師恒曰四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孝孺每見必以仁  
義道德陳于前王喜甚使人講經論文無虛晷為名  
其讀書之虛曰正李當時蜀治依于禮樂諸王莫及  
孝孺之功也久于蜀因得訪宗濂墓恤其遺孤癸丑  
西于從父應天府至是首加台用一時倚之上好  
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巨僚面議可否

必命孝孺就辰前批荅言聽諫行不愧昭烈孝孺堂  
作書事詩曰斧辰臨軒凡凡硯閭春風和氣滿尤顏細  
聽天語憚毫久携得香烟兩袖還風軟彤庭寒尚薄  
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  
官其相与如此靖難兵入自必死乃作絕命詞畧曰  
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仇忠臣  
發憤兮血淚交流似死狗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  
兮庶不我尤既而姚廣孝荐之草詔文廟遣台數  
回竟以衰服往投筆慟哭不能止文廟不悅而詔  
之辞益厲既而曰若祗周公成王安在命劉其舌孝

瑞舍血犯御座 文廟大怒磔之嘗至死逆誅其宗

親八百四十七人然或方以墓後 仁廟嘗与近臣

論及曰孝瑞是箇忠臣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書

付礼部尚書呂震建文中奸臣正化已受顯戮家屬

初發教坊司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

今有存者既往大赦可省為民給还田宅于是惟一

子婦孺婦还族即其故居立祠祀之成化中寧海知

縣宜春郭仲漢新其祠取所著述志高集四十卷捨

遺十卷梓行于世又有周礼考次大易枝辞武王戒

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語諸書皆逸不傳正

德間遺秩方主祠事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預以  
書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于今者有行于古者難行于  
今者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樂其利難行  
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貴時  
措之宜也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建文中改舊制求  
天下利弊而欲新之請雖兵起日名之謀議詔檄多  
出于孝孺嘉靖初南京兵部郎中水豐夏尚朴請其遺  
文歎其詞義雄偉不讓歐蘄惜其說理虛無著于庭  
意其致用亦然斯言得之說者又謂孝孺與景隆父  
子交誼甚篤景隆帥師北伐寔由孝孺既而兵敗漸

有異志人多知之告于帝，雅信孝孺遂不復疑卒成閉門之變蓋不免于誤國云

記曰夷齊採薇子路結纓其志烈矣然其從容就義乃得處死之道後世遂有不傍其憤肆詈以呂竒禍者孝孺負剛毅之氣奮雄博之辨致使不能窮詰故其受禍之慘極于一時君臣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後十餘年文廟言及軼足頓憤，不能平其當時論可知夏進士逆孝孺祠題云一箇為忠九族亡全身連害六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与君王繼首陽君子以為然



鄭居貞徽州人父潛有文名國初歷仕潞

潞州同

知洪武中居貞以明經奉授鞏昌府通判陞禮部郎

中甚見重高祖時至河南布政司在忝改以永樂

初坐累死于南京有閩南集閑隴行葉端來葉隨松

庭葉子孫目由任居福建瓜山方孝孺之為漢中教

授也居貞以詩送之孝孺亦嘗贈之父謂其為叅政

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由為恨事在洪武二十三年

然其坐累歲月不可攷蓋亦曰孝孺之故云

魏澤字彥思應天府溧水人有孝行累遷至刑部尚

書先是燕邸南下妣廣孝請日殿下至京須全方孝

孺殺此人則天下墳墓種子絕矣上納之既至

建文帝亡去，遣召孝孺，問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未成王，不在當；讓所立，對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未成，王不在當，立成王之子，忤旨，因有滅十族等語。』」上大怒，即收捕其族，黨盡誅之。澤是時，頌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時，悉力保護，既免于辱，且資以行。資後，道方孝孺故居，賦詩曰：「荀與衡兩道，俱成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青猿。墮淚只三声，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唯居是，令名却憶全成。千載後，重岫華表，不勝情關者，壯澤之言。」

王祿字叔豐祖祿死國父伸自有傳祿少有志向從  
李方孝孺甚為所器許妻以女未及也嘗用卹其族  
又嘗與孝孺表姪鄭均至聚室門外求其遺骸葬不  
可得卒逮禁 文皇帝念祖祿死國之功將從宥免  
旦方嚮刑也而祿以疾力辭積書青岩之下將終身  
焉後料方氏遺文為侯戚某以傳世咸義之祿性至  
孝初伸痛念父沒每食必斥魚味祿遵其教子孫相  
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  
滿肉未嘗入于口李向諶博士之從游者日衆郡邑  
交重之所著有青岩藁文纂金華賢達傳續父章

正宗平年五十九門人私論曰孝莊先生

釋刺面正軍及囚從還鄉里 後洪武三十五年七

月復拘入伍

十二日革都察院司獄四員

十六日革天下陰陽李醫李衙門 群臣議其別無

別辨又所隸皆有司板籍為戶詔革之

五孝凌衛設任歷司

以黃子澄為太常寺卿

黃子澄名洪漢以字行表州分宜人少從邑人歐陽貞

受易周与李受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博士負俊声

游鄉校同舍避席推為高等嘗賦寒江把釣菡及枯  
梅詩人爭誦之

洪武癸亥應貢入太學明年定科奉之制中京闈鄉  
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之三授翰林院修撰尋  
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以  
叔父之尊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在東園門召子澄告  
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國事  
為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即位時周齊  
湘代岷五府相繼煽動朝議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  
者東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然事裁甚畧與

齊秦謀之時有告周王楠者遂遣李景隆往執之詞  
連代湘齊三王徙代王于邊以兵圍湘王于荆王狼  
狽自焚死執齊王博囚之京師珉王稷降為庶人燕  
王亦加譴讓朝廷以子澄為功褒賞之元年三月命  
都督宋忠等練兵北方七月靖難兵起首以誅齊秦  
及子澄為名耿炳文既敗詔以李景隆率兵百萬以  
往景隆自負文武才子澄從以指責景隆依違而已  
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戰敗奔還京師故不誅子澄  
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意在覲望不誅之以謝宗社  
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踵敗屢顧成等

皆降于澄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  
之罪矣乃賦一詩曰以志痛詩曰伏鉞曾登大將壇  
貂裘遠賜朔風寒出師無律真見威負國全身獨汝安  
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奇桓尚方有劍憑誰  
借哭向蒼天我墮冠聞者哀之尋用廷臣議詔摘齊  
泰及子澄于遠方以快敵意其意陰使之募兵也時  
諸將獨守淮南而 文廟之師渡江矣景隆閉門迎謁  
尋有詔執子澄等責之不服子澄遂死之命赤其族  
一子進唯易姓為田徑翁後乃復姓家湖廣之咸寧  
至今不絕今有登進士科者嘉靖初提學僉事邵銑

命知府崔輅主祠祀之

成化間刑部尚書彭韶著哀江南詞曰臨江號名郡  
佳麗傳自昔豈不產异人為許壯顏色云何百年間  
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太息扣之至再三  
欲語还踉蹌為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道是練伏頭

內台司

遠遭陽九厄飛茵論魏曹戮

力自討

淚沾臆膠固不知幾祇

願与逆

奇祝嬰六戚于事有始末賊子

請折一神考早謝世大孫推正嫡母祀廟平家元勳  
戴帝室妯娌尽雄豪健關萬人敵隱然九鼎重



嫌隙一以開諛言 因極居然尾不掉大都  
勢揭國時有黃奉常輕佻故無匹伴讀

東室踪迹類叔文論事 造膝一旦剪侯王忽

何太急細人暗大体因隙此焉 漁陽動地卷六軍  
尽股栗奔公為司馬折衝乃其職掌正 旗誓書度  
紀律內則方夫子早李富徑術倚馬草檄文樞机方  
密勿又有黃門陳自少稱英特五畝給緇黃并端恨  
至骨餘者亦党人我今半遺失當其橫行時俱立萬  
仞壁之死天靡他鼎鑊甘如蜜仰視三光明萬古常  
昭晰俯視五岳尊神維賴以立父母豈不碩天常不

可易妻子豈不愛吾分自當違寄語謝諸親業緣皆  
宿積慎無我怨尤怨尤竟何益所貴賢士模萬段死  
奚惜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矜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  
直筆薄書日埋 欲昏塞乍聞毛髮豎空拳我  
欲擎冰燈 夜長四壁虫声寂耿：不成寐此意誰  
能識聖人順天命四海曉瞻日尔何守慙愚甘心致  
族滅不覩解与胡乘時附凡望恩寵日月加 名重

簡冊

以平江縣知縣李彥回為徽州府知府 彥回字士  
淵沛內壘興化府莆田人父立誠奉李才為保德州

知州改應州左遷博白縣知縣坐事廢十六年復起  
為岷安丞尋以事致大辟籍其家弟彥因戍遼東彥  
回及祖七秀祖母郭氏母塗氏于善需並戍滇南比  
至蜀惟彥回与祖母郭得存時遇赦不及彥回監送  
者哀而釋之貧莫能還乃依鄉人定遠縣尹黃積良  
遂從其姓更名礼称郭為母未儿積良去位乃依南  
充縣丞于仲和其後閩中教授戾德政知彥回通尚  
書荐為保寧府李訓導九載考績至京侍殿陞承碩  
問者四十日

高唐悅之權知平江縣蒞仕甫十三月

高唐晏駕彥回捧香入臨餞事中楊惟康等以文李  
康幹薦遂陞知府徽州彥回下車甫數月政教一新  
士民咸悅明年為辛除已却以考覈稱朕蒙賞賚甚  
厚其年冬郭氏卒當承重持服徽民汪侃詣闕奏乞  
奪情終任不報彥回衰徑赴闕既其改姓愬官情罪  
乞正明籍既入報可特旨為民尋復其官釋彥回遼  
東之後彥回復上疏終制不許詔遷葬其祖母父母  
畢即蒞郡視事每旦必哀奠如禮士民因名其山曰  
太守山彥回自歷官以避難亡命更易姓名為非禮  
恒懼不自安屢欲陳旨輒自箚曰祖母年既高萬

一蹉跌將托之何所隱忍二十餘年至是始得行其志識者諱之後靖難兵起彥回奉命召募義勇至京彥造困至自遼東邂逅旅邸悲喜交集郡中士人曰曾從善者偶聞而往賀焉彥回謂曹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此生耳生不足以報萬一余固有以處之矣到郡遺我弟歸以治家事余身許國他不卹也子其為我述一詞以道我家願末仍為索名筆書務本兩字以遺之俾知孝弟為修身克家之道曹唯：曰已知彥回之必徇國矣未几復蒞郡會靖難師已渡江彥回率義勇赴援而勢已不及 文商繼統械至京

師不屈而死壬午十月十五日也時年四十七

二十四年草建昌府盱江連運所南城縣藍田巡檢  
司改河南陳州淮陽站連運所為潁岐站連運所隸  
商水縣以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戶部右侍郎

七月十三日召前河南布政司右叅議董倫還自雲  
南權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李士

倫字安常東昌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為儒士處  
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李者多從之游以  
所居具川稱具川先生元末微辟不出世高其行國  
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洪武十五年寧以倫薦遣使

傲之以為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懿文皇太子其  
所陳說多忠孝之言 太祖皇帝聞而善之十八年  
正月由春坊右贊善陞左春坊大李士賜綺六疋鈔  
五千錠金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為河南左叅議在任  
尽心民事名其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為之記嘗  
草封事数千言無一不愜上心者二十六年上書荐  
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遽擢為陝西叅議三十  
年以誼誤坐免典教滇南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  
干鎰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濬龍之賦詩八章以道行  
至滇兀作養成就用夏安夷漸摩膏 皆出于仁義

道德故雖童黃童暨皆知向方洪武三十一年閏五  
月 建文即位眷戀東宮旧臣屢詢久之左右多言  
倫可用即召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大夫礼部侍  
郎兼翰林院李士與方孝孺皆入館閣傳經史是年  
七月十三日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蘇几玉鳩杖各  
一賜之倫上表謝初監察御史解縉雲代夏長文作  
劾表忝書忝啣之目肆誣斥 太祖令縉十年著作  
始許權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遽赴臨权臣謂  
赴臨非詔旨遂捕河州縉与倫書祈援歲餘权臣出  
倫為言之乃召縉还以為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才類



此倫為人質直敦厚富文李為時所重革除間屢懇  
言當務親睦不聽 太宗即位時倫年八十餘有旨  
令致仕出京怏怏成病數日卒

二十三日周王禩有罪遣曹國公李景隆往問之其  
護衛官軍廢補為庶人

景隆受賄至金寶七槿

二十四日革左右給事中

二十五日增神樂現知現一員

六科都給事仍舊

三十日革北平府常慶鄭村二堤衙門

以周府奉祠正周是修為衛府記善

八月八日增國子監司業一員

九月立浦江縣毛塘巡檢司

十四日革鞏縣廖子王站遞運所

十八日增置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布政司揚州府各織染局局置大使一人副使一人

十九日以臨江府推官劉翼為知府

二十四日革夙陽府屬

鳳陽縣蚌埠站穎上縣穎陽站蕪家灣站太和縣要

灣站日縣站潁川乾溝站泗州黃崗站雙溝站壽州  
下蔡站獨溝站凡十三遞運所開封府陳州潁岐店  
站項城縣伍店站蔡河站祥符縣金梁站太康縣長  
嶺站扶縣義亭站通許縣青岡站崇澤縣通濟站陽  
武縣城南站凡九遞運所懷慶府濟源縣小交村皆  
站孟津縣下孟里站凡三遞運平陽府恒曲縣黎樹  
交科陽壺站絳縣乾澗橫嶺夏縣常村關喜城西東  
鎮安邑縣運司陶村凡十遞運所出南京吏部奉

遣都督同知何福佩征虜將軍印總兵征百夷  
都督徐凱等從出貼黃丹

以兵部尚書茹瑺為吏部尚書工部侍郎練子寧為  
吏部左侍郎蹇義為右侍郎

今南京吏部卷內有三十一年十一月尚書茹瑺奏  
保齊人材案先是四月子寧以工部右侍郎掌吏部  
事署卷

練安字子寧以字行臨江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為  
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迂臨沂鎮安  
二府通判年于官安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初從鄉長  
者竹庄先生游竹庄命賦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石  
泉通一夜春雷龍籜長之句竹庄甚奇之後游邑庠

与金幼孜相及善尝謂之曰子异日必為良臣我必  
為忠臣洪武甲子年領鄉荐明年入对大廷極言今日  
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  
小過而遽戮之曰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  
甚剴切不顧忌諱高庙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  
授翰林院脩撰安益以名節自砥礪于是声望藹然  
中外咸以文孝行義稱之未幾以母喪去位杜門屏  
迹力行古喪禮服闋陞吏部左侍郎時建文君初  
嗣位安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与方孝孺等特見信  
用尋迁左副都御史府後改御史大夫靖難師起安

極論曾國公李景隆奸邪不忠一日于朝班內批景隆  
救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安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罷  
朝師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邁衡府紀善周是修上  
書論大計指用事者罪邁書下羣臣及兩人議用事  
者怒盛氣以詰兩人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  
顧所論我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詰者愧而止壬午  
年六月有詔治奸党安不屈遂族誅之相戚被逮論  
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  
得免錢習礼仕于朝為鄉人所持恒怀不安以告少  
保楊榮乘間以聞 文廟欣然田使練于寧今日在

此朕固當用之耳况習礼乎後同知王佐緝安遺文  
一快序之曰金川王屑集提李副使李步陽始命有  
司梓之又五金川書院祀安父子名其堂曰浩然云  
二十九日增置兵部武選職方二司主事四員出南京吏部卷  
以兵部左侍郎齊泰為兵部尚書右侍郎刘儒為左  
侍郎：中盧淵為右侍郎

是時兵科給事中王坦康健兵部郎中 賢潘行杜

禹祈昭員外右朴張子真出勅合齊泰應天府溧水

人洪武丁邗鄉貢進士始得名凌受知于高庙改賜

今名筮仕礼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上射禱于

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禮恭与馬口夾為兵部左侍  
即戊寅進本部尚書嘗被台問邊將姓名恭歷數無  
遺又欲考諸國籍恭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恚自是益  
承眷遇及上素羣臣恭与受顧命輔嗣君奉命使  
燕賂之恭受之歸謂以所賂為兵費上奇其識日見  
倚重及燕藩將入臨至淮南恭言于上曰令人費勅  
符使歸國及靖難兵起恭主征討之策命將出師多  
其籌畫嗣君惟召李士輩討論同官法慶處便柔  
翰而已詔問外事一以恭：遂移檄指斥親王或難  
之恭怒曰名臣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耶語聞靖難



師遂首以誅恭為名恭以作大書各王德滿師遁還  
慮遼寧二府為交台還京師寧王叔與燕合惟遼王  
植至始與燕戰猶有勝負及勢不可克乃請其官以  
求解兵時一年七月也李景隆以書與燕謂奔黃已  
屏竄避荒可息兵矣燕不信進兵益急尋召恭還而  
京城已定嗣君出走恭追之不及至廣德州語在王  
叔英傳既而被執恭不屈遂見殺某從兄弟教宗等  
皆死叔時永陽彥等皆充軍有子甫六歲給配後赦  
還今子孫猶有存者

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禮部尚書

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祖巨卿  
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  
戶迪自幼倜儻有志悻洪武中辟郡李訓導己未以  
通徑召除翰林院編修己丑二月陞侍讀豫修大典  
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捕蝗緝盜民甚德  
之甲戌六月丁內艱奪情起復辟不允乙亥三月陞  
雲南左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  
獗迪以土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  
寅八月徵諸行在陞禮部尚書特授榮祿大夫庚辰  
水早有旨集議迪言刑獄未清宜勅法司擇公廉仁

厚者多詣諸郡縣覆審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  
言逃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負之迫矣失今不卹  
必嘯聚為患宜使有司招徠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田  
暫免其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 上皆從之辛巳二  
月加太子少保拜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起迪與黃子  
澄等上疏陳論大討迪受命備運糧儲于外適家未嘗  
入聞變即赴京師掌禁旅冬江西僭寇順天王扇諸  
郡作亂春與征先登殲之乙丑秋受驃騎將軍食後  
軍都督府事廷臣請試職 太祖曰是兒我家人非  
他比也俾宴授春剖決如流嘗錄曰烈山奏釋數百

人擒送党于蔚州開釋誣誤亦赦百人壬申英堯于  
雲南萬里奔赴襲西平侯爵鎮雲南一遵父道謂屯  
田為政要務歲較多募賞將措功乃陪饋餉以足癸  
酉春徇旬暨東州夷相繼作難春調都督瞿然授以  
成算俄皆珍平甲戌春復平越雋番寇越州蠻附資  
者倡亂西南朝廷費數百萬之師往之無功春卒平  
之寵用宣慰思倫奔為其下所圍戊寅四月破力于  
孟諸若珠其渠餘釋沒業自是百安震懾不復攜二  
拜征虜前將軍命尽平其地功未竟而春以九月一  
二日卒矣時年三十六帝悼恤遣官就終命有司護

表主京復諭祭者再賜謚惠襄春沉毅果敢明識純  
倫在鎮七年開田至三十餘萬畝復人戶至五十餘  
又嘗鑿鉄池河灌田數萬畝民受其利

二十日革五軍都督府斷事官

是日復設大理寺置卿一員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各  
二員餘官左司左司正一員正六品左司副一員從  
六品左評事六員正七品右司右司正一員右司副  
二員右評事六員品同左右司務二員從九品先是  
大理寺革至是復出吏部卷

二十六日革廣通鎮批驗恭監

長星西墜有聲如雷

以張夙等為錦衣衛千百戶等官有差

初太祖崩于西室：人殉葬者若干人其近親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志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等以錦衣衛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官本衛千戶百戶靖難初革建文間陞除官張鳳等六在革中 文廟曰他每這几家都是孝順的賊事不勤都調孝陵衛支俸不當事今尚稱 太祖朝天女戶官世世襲授

十月四日征虜將軍何福進兵金齒

貶安陸侯吳傑為廣西南寧衛指揮使

增置尚寶司少卿一員

六月革邵武府泰寧縣河泊所

十五日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二十一日革大昌縣并儒學

縣隸夔州府至是革

二十五日革衡州府藍田縣毛俊堡張家小山堡三

處檢司

以戴元禮為太醫使

元禮金華人名思恭以字行李于朱彥修初以御醫

事 太祖大漸時常目之曰此人仁義頗憶之故有  
是命後遼王來朝為書仁義卷南慶二王為之贊咏  
董士為之跋或云 文皇時以日息陞院使非也時  
蔣用文為御醫

古摠兵官左都督楊文還京師

文舍山人以開國功累官都督洪武丁丑春正月命  
往遼東練兵屯田七月召還俄充大摠兵官征虜前  
將軍率京師湖廣江西兵征五關太祖以詩送之自  
摠兵殲成以下悉聽節制冬先諸將還京戊寅夏五  
月漢克摠兵官揀選北平行都司及王府護衛精銳



馬步官軍禦開平禦備 太祖崩未幾召還永樂丙  
戌正月卒

十一月十三日立金華府義烏縣清溪巡檢司

十二月癸丑帝省牲于郊祀壇  
四日復置工部照磨所

九日增設開封府常盈庫大使一員青州府將糧庫  
大使一員主福建下里場鹽課司

十五日草青州府博羅縣陳逸站益都縣北門外梁  
安縣梁安臨淄縣古城凡四遞運所

二十一日草紹興府蕭山縣錢清北俱

省衛輝府昨城縣儒李訓導二員

二十八日省永平府江華縣：丞主簿各一員

嚴吏部尚書茹瑞雲南左布政使張炫為吏部尚書  
張炫字昭季瑞鷄巷西安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  
炫由明經奉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 懿文皇太子

器重之。洪武十二年各陞通政司左叅議。尋出為雲  
雲右叅政。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  
壇祠公署辭字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裁定之。  
夷民心孚遠迩。莫安二十年三月秩滿入覲。考功能  
為天下第一。賜筆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  
撫守。爾絃寔先赴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夷聽服。令  
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恭乃職。今來朝不  
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  
復命。乃治黔南汝欽。裁遂。還治三十一年。召為吏部  
尚書。會修太祖皇帝寔錄。被旨試翰林之任。編纂

者考第高下而官之時楊士奇以教官徵入翰林亦  
在試例徭讀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  
文辭之工也以為第一奏授王府審理士奇由是著  
名後來大用其知人之鑒若此壬午六月靖難之師  
入京城討奸黨絃與焉及上即位召絃與王純諭  
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辭職務  
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疾舊制尚朕直言  
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絃遂自經于部之後堂  
以茹瑞掌河南布政司事尚書如日  
茹瑞衛州衛山縣人面骨漆峻身長八尺相者謂封

侯而不令終洪武中以貢入監吏部試居第一累官  
至左通政甚稱上意舊令中外文武服勤在官者  
復其家上以瑋卓异并其田塘園林一切稅租悉蠲  
之其叔父弟詣闕謝及陞拜賜鈔十錠仍勅光祿寺  
賜酒肴偕瑋詣其門餞之累迁兵部尚書太子少保  
革除間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請准師起瑋王兵  
餉及迫近京師詔以諸王分守諸門城遣李景隆都  
督王佐及瑋住龍潭見太宗瑋望風納款未幾遂  
入京羣臣未有言瑋獨先于上前稽首勸進及即位  
以瑋有奉天征討功封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魚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  
千石子孫不世襲賜券文有內外一人中流砥柱之  
褒詔以秦王第二女長安郡主下嫁其子鑑禮遇優  
渥賜賚不可勝算後乞骸骨得致仕于家尋以事速  
至京師死于獄宣德初徵其幼子鏞以父勲與官鏞  
不敢受蓋鏞以常有功罪之間也

以工部右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事

吏部卷內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二日工部侍郎張  
昂奏事昂山西澤州人國初奉人材達文時迂至禮  
部侍郎會諸藩不靖廷臣廷議凡藩國所在悉更置

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曷為北平左布政使  
至祭文皇帝必起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  
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飛章奏聞有掾吏李及直  
者知曷人也曷以腹心寄之友直乃竊其章忝獻王  
府而都指揮張信亦告貴之謀會朝廷遣內官逮護  
衛官僚至府 文皇帝遣使逼召曷及貴入至端禮  
門為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譚淵所執曷及貴皆不屈  
而死時己卯七月六日也曷得屍還葬 文皇帝登  
極族其家生焚近戚 程輩其疎戚及同里人咸  
分遣戍邊後上屢夢曷等被髮為厲命出其屍然而

棄之曷面犹如生者有一子逃去不知所之或曰莽子也洪熙改元詔曷戚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繼之  
还里曷家憤在水南去州城之東三千里正德庚辰  
春正月知州馬汝翼立祠祀之

以王鈍為戶部尚書

鈍字仕魯河南泰康人洪武間由吏部郎中為福建  
布政司叅議陞叅政寬慎廉分民怀其惠革除年間  
迁戶部尚書靖難師至鈍走出城外已而歸附文  
廟登極召見之曰尔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耶  
鈍頓首慙謝命降布政使仍令致仕快：成疾死子



垂官至戶部侍郎

以鄭賜為工部侍郎

鄭賜字彥嘉建寧甌寧人己丑進士除監察御史陞湖廣布政司右叅政丁艰起服改北平布政司坐事謫安東屯草除間召為工部尚書

太宗登極轉刑部後改為侍郎趙珰謫間以憂死文廟初贈太子少師謚文安

監察御史尹昌隆上書帝嘉納頒示天下

尹昌隆者江西泰和人也洪武中舉進士及第二  
人授監察御史建文初人主視朝頗晏昌隆諫曰昔

太祖高皇帝鳴鳴而起昧與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  
官于是乎成懼故能庶績

安陛下嗣守大業曰

而迨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盱忘  
食常如有不及者蓋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  
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今乃即于晏安日刻甚安猶未  
臨朝羣臣宿衛疲于候伺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沆為  
凌遲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為社稷之福也制  
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編行天下使朕有過  
人得而知之及太宗文皇帝奉兵南向昌隆上書  
言今事勢而北未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

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使相違  
戾設有蹉跌便須奔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  
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布衣丹徒不  
可得矣不報 文皇入南京命捕齊泰黃子澄方孝  
孺昌隆等為奸党同驅出戮之昌隆當陞大呼曰臣  
當時曾上章劾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在可覆案 上  
乃命復昌隆刑閱其奏 上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  
此言則南北生靈受禍未至若是之酷朕亦無此勞  
苦也詔特貸昌隆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京爾往  
視之尔能盡誠輔導朕不忘尔遂改北平按察司知

事昌隆頓首謝永樂二年冊立尋與嫡庶議授昌隆  
左春坊中允前後在東宮隨事匡諫多所補益漢庶  
人 之踰年出為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承寵用事  
屬官惟諂附取容而已昌隆獨以剛直自處震獨處  
則必有姦謀漆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而昌隆遠  
有事往白震怒不已昌隆未喻移時又白之震愈怒  
拂衣起曰事當行自行何問為昌隆踧踖而退謀于  
所知者或謂之曰今既請不得公舊客宮僚皇太子  
素知公何不啟取令旨行之昌隆從其計果得令依  
所謂震大怒遂奏昌隆傲暴剛愎事多專行臣以戕

守相臨動為所拒無屬官礼且身為王官事無大小  
並須上奏而乃假托官僚怙賴思私陰欲樹結故不  
之父而之子其潛蓄無君之心可以槩見矣又言昌  
隆身事庶人名在党籍僥倖苟免見利忘義其心臣  
測其行匪良不宜任用 上乃命逮昌隆下獄尋遇  
赦復官丁父憂歸服錦衣衛獄且籍其家 上方巡  
狩西京凡下詔獄卒輿載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  
与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肆連昌隆處以極刑以  
曾經保奏為長史乃坐以共謀詔公卿雜問昌隆初

不服刀辯不已震折之昌隆知不可免乃無言掛其上  
上竟夷其族是年震病面疽痛不可忍死轉床  
褥間常號呼曰君相君相其妻子問之云見昌隆子  
欲殺之竟死

以謝貴為北平都指揮使

謝貴 人洪武末黃子澄齊泰建議削奪侯

王事時燕藩稱病泰謀以備虜為名乃以貴為北平  
都指揮使張昂為布政使保通王府官屬規察動靜  
元年二月朝廷師至燕約貴先發六月貴等以在城  
七衛屯田并軍士布于城內填溢街巷迨圍王城外  
牆又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

雖塞之可也已而軍士登城擐甲執兵飛走入王城  
四面鼓噪震動城內七月王乃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師  
護衛勇士八百餘人慮之能請先擒謝貴張弼王曰  
彼防守既嚴得難擒之須以計致之可也今朝廷遣內  
官來速獲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  
召貴弼付所逮者則貴弼必來則縛之一夫之力  
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人召貴弼久之乃至衛從  
甚衆至王門者呵止其衛從惟貴弼得入至端禮  
門內壯士出擒之其後者猶未知移時貴弼不出稍  
稍散去將士聞二人被擒皆散走王等率勇士捕之

是夜王等攻九門黎明克其八惟四直門未下王命  
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皆散乃克九門上親問  
責曷乃知其謀出于齊黃遂上書請誅之于是靖難  
之師出矣

以進士曾鳳韶為監察御史

鳳韶吉安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高廟升遐後搜  
監察御史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  
時侍班有殿上宜辰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言  
聞者疑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入國無敢  
行者鳳韶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取竹通竹節鼓風達



之亦不報既而歸第 父廟即位嘉其直復以御史  
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仍刺血書憤辭于祺其  
畧曰予生居廬陵素負鯁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  
笑于地下而不愧于天祥矣嗚其妻李氏子公望勿  
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歲李氏亦死于節云

以流人劉有年為太平知府

有年字大有其先本廬陵人元季徙家沅州洪武中  
以明經起家擢監察御史李行焯有稱尋以諱官  
養母忤旨謫通州樞站聞于州故家得儀禮經十八  
篇上之詔藏秘閣建文即位復起太平知府丙子之

春与王伸遇以道義相勗 文廟入正大統以不肖  
迎駕摘雲南黔目公知其美進諸子從李且荐于朝  
及交趾平起為交趾按察司僉事其卒也尚書黃福  
誅之曰江湖胸次洙泗規模文宗韓柳李本程朱其  
為名流所推如此惜欠草除君一死耳

以右都督沐晟襲封西平侯克德兵官鎮守雲南  
晟春之弟春卒未幾晟襲爵鎮雲南永樂中以平交  
趾功封黔國公迨封定遠王賜諡敬忠

以何福為右軍都督同知

國初福奮立武功為指揮使洪武辛酉潁州侯傅友

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三將軍征雲南福興有  
功未獻捷再會都督事戊辰北征捕魚見海浮獲萬  
計卒未克平羗將軍代領西平侯兵討阿資戊寅三  
月擒永寧首十八加如誅麓川叛魁力于益降其衆  
七萬自是百蠻畏服南鄙寧謐權叅都督府

以燕府叅軍事訓導康汝楫為安岳縣知縣

汝楫武功人以儒術荐越為燕府訓導饒智畧父皇  
在邸特与密議朝廷頗疑之改安岳縣知縣縣在漳  
州南四百里號難治汝楫公勤蒞政撫馭有方善績  
日著永崇以旧臣召民遮道涕泗而之未及權北京

刑部左侍郎比卒官其二子爵上林苑監左監正禮  
監副爵累官至太常寺少卿禮通政司叅議

召宋惲還師京師

惲金華人故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之孫也濂嘗授先  
太子誼以孫慎果摘浚夔州帝即位念濂皇考旧李  
之臣召惲復官之翰林

詔求直言奉山林岩穴怀才抱德之士

帝虚心圖治惟日不給下詔求直言令内外羣臣各  
奉逸士于是壽州李訓導刘亨既言六卿秩當五督  
府等因于監祭酒不當住在太僕卿下諸將子弟宜

設武李教之上納覽授亨武進崇仁李訓導羅恢被  
荐上書論政入史館同修 太祖寔錄吉安府知府  
朱仲智荐蕭用蘓州府同知姚善荐錢芹同投靖江  
府直史芹授戶部司務遼人高親者母蕭至孝蕭老  
痼疾親奉侍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壬  
戌應貢入太学甲子以孝行旌表尋授前軍督府試  
左断事乙丑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抑  
末技慎選奉惜名器教事 太祖深嘉納之後以断  
事不称旨當罪以議賢請我貴州因索嶺仍許以姪  
代後帝即位上既陳中伏弩冒流矢危然後定我

太祖高皇帝遭胡運之大吏羣雄並起虜飛淮甸芟  
除羣雄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既定惟有四夷命  
將征討高居九重神謀聖算所向克捷海內之國五  
帝三王不能服者皆未臣服無不納貢而効職焉比  
之漢高誠以為遠正所謂戎武惟揚于湯有光雖曰  
天與人歸寔賴我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太  
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縶皇  
宜君宜王者矣故世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  
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一洗狄秦之陋于是體三代  
封建分茅昨土光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昔人

有言一夫當閔其人悍勇西鄰吐蕃以藩王之長奏  
府王之山西表裡山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在焉其  
人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  
之其燕府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  
德廣平大名等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其  
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冷不毛  
之地廣畜牛馬其地土之人不耕不桑皮衣肉食弓  
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各具一代之業故以燕府  
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濶利倍諸葛據  
之而弗視吳魏者也故以蜀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

遼谷代慶肅星羅縶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道當然  
太祖之聖意莫不欲獲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  
親王故多驕逸違犯朝制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  
傷親之之意此我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  
之治安莫務于求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  
義國小則無邪心合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之使  
指莫不率從真裁判諸侯之良策也當今之勢以臣  
愚見莫聰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  
晉燕蜀其餘寧遼代谷慶南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  
其力而少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



又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令親王之  
禮如歲時伏臘外國所貢稀罕之物并京製嘉穀美  
味命使臣頒送就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河  
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  
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  
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  
不順服哉臣嘗以為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  
身也天下之患人身疥癩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  
之疾疥癩之疾有時而搔癢吾休食良醫修方一掃  
之而不服矣腹心之疾非知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

誼見漢諸侯弘盛故以指股為喻今臣以一身百體  
為喻今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眾理而宰萬  
物百體之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  
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  
音鼻好臭口好甘其心天君隨百體之好則失主宰  
不隨則擾吾心而已故醫書云智者能調和五臟既  
和則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癩之疾亦不生矣噫五  
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云家不和而  
四隣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覩此一理也蓋自古  
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修身齊家為先是以堯之文思

安安先恭克讓者亦必先我九族平章百姓文王之  
小心翼翼亦必先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則孔子所謂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  
平孟子曰言齊斯心如諸彼而已親之而仁民而愛  
物此古今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伏望 皇上鑒戒  
焉未踰年靖難兵起時又有仙居鄭恕金華樓建浦  
心鄭楷皆見推用

詔願成班師

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提兵官帥師征西

蠻居宗既平將旋師洪武丙子五開諸蠻叛遂命成  
自水西移師五開副總兵何貴宋晟韓瑄各助師佐  
之成在軍秋七月至十月征平州大同等長官司苗  
坡羨塘光金家台等一百三十七砦及龍里鎮達蠻  
為亂者前後斬首二千八百六十四俘獲人口三千  
八百五十二萬馬六十二匹

已卯建文元年春正月癸未帝祀天地于郊祀禮始  
以

太祖高皇帝配享

是歲即位改元郊見 上帝如歲祀之禮戊辰御奉  
天殿誓戒百官是夕宿于文華殿齋室已卯出舍皇  
御尚膳進素食庶辰夜合祀天地配以 太祖高皇  
帝太祖座西向 帝脫烏裘太祀殿乘圭奠瓚与俯  
拜跪四弗如禮昧異還宮御奉天殿受群臣賀翰林  
院侍讀方孝孺進郊祀頌謂是日在午禮成天宇澄  
瑩父老咸謂未嘗遇

四日改行都司昌州為昌州長官司普路州為普洛  
長官司威州為威州長官司

詔應天府及十三布政司開科鄉試

應天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浙江河南江西湖廣福建  
廣東廣西雲南四川

十七日革雲南等十四府照磨所

二十二日革武昌府江夏縣金口鎮鮎魚鎮二巡檢  
司立贛州府安遠縣南橋保巡檢司

二十七日革會州衛已松大龍會川恭溪腰驛九五  
驛革平陽府僧會司

遣使告即位于天下合祀神司業張智 旨闕里

百夷平征虜將軍何福等師還

先是十月八日兵次金齒十六日克何登等寨十八

日克小南和寨二十二日還金齒十一月二日兵百

夷崖甸克魯麻等寨五日次麓川大甸六日克刁干

孟寨新首賊刁幹孟景七日次木邦十一日克麻底

浪傍等寨十三日克孟斯寨十六日克孟別三十日

還大甸十二月三日師還金齒二十二日征蒲蛮并

木邦孟定等處二十三日次石甸招諭蒲蛮降二十

六日克阿哈喇寨老姚寨明年正月二日克枯阿

莽纂初五日平要旬七日班師于是百蠻志平

勅脩太祖高皇帝實錄

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景彰為總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侍讀學士高異志為副裁總裁官翰林院修撰國子監博士王仲陝西漢中府李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副楊士奇江西崇仁縣李訓導羅恢云南馬祝池即甸長官司吏日程本主等為纂修官給大官僕寵眷有加景彰浙江松陽人名景以字行洪武為懷遠教諭以文字知名後權山西右叅政筆誦雲南時修太祖



寔錄召入翰林充總裁官雪菴集引曰松陽人名暨  
姓不傳永樂初年通壯者矣始落髮為僧遯江而上  
抵重慶府  
善慶里山水奇絕可避曳杖而  
將至憇于邑

乃相与陟 親潤諸山復降至 松柏灘旋視而

曰盍于是乎寺焉以老景賢鳩材構之寺成而入听  
夕命僧徒誦經咒闍者傾聽則易之乾卦也景賢曰  
上人祖禪而誦儒經奚其可乃易伽梵而寺以觀音  
名嗚呼寺也豈其心哉嘗買楚詞泛小舟于灘之中  
流讀一葉板棹之水而哭焉如是至于暮斯已衆駭

之莫測其意嗚呼僧也豈其心哉閒居為酒釀破塵  
臆每脯注一壺以候客時至者雖枚豎不拒而與飲  
漸臆呼見侍立曰我歌尔和竟而冥焉乃寐嗚呼酒  
也豈其心哉侍者曰吾師形碩而頰指柔白落髮則  
星流雷走紺雲造出見者哉訝其為异人或曰洪武  
三十五年授翰林李士而今乃滅其跡予未冠得其  
詩數篇而又索其遺者藏之皆手盃也嗚呼日月逝  
矣忍禪斯人無聞于世也夫庸言而疑諸梓以傳抑  
又有補鍋匠者不知何許人往來于隆安里間怕首  
身右短衲業補鍋而食其力垂老不滿一字偶值詩

翁馮姓者階諸老小的聯句通業暇而主于側恠其  
語澁而琅琅然者再踣老怒叱曰汝能詩即償吾所  
未能者否則槌汝不得已招韻而應之諸老起延之  
上坐諸賦席上新相不可強之而後可僅一絕過此  
若病夙然而卒悔以死人言其與雪菴故僚友

不相聞訊迹殊而心一也謹以其詩附于是集  
之末嗚呼讀者以意逆志則二人之心白矣豈終

日知我者其天乎 廖昇字 人李行

最知名洪武中為五軍都督府斷事二十

月擢太常寺少卿革除中修 太祖皇帝實錄李士

董倫為總裁昇及侍讀李士高巽志為副總裁會太  
宗平定內難昇慟哭于家与家人訣自縊而死壬午  
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  
璋皆不順命而劾死于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  
追錄之上憫其志不問○高巽志字士敏徐州蕭縣  
人元末僑居嘉興自幼好學嗜久詞嘗侍父宦遊京  
師其一時文章大家如宣城袁泰春陽周伯琦遂昌  
鄭元祐皆在巽志獲受其業故其為文深純典雅成  
一家言年二十五為鄒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  
元史入翰林為編修累遷侍講李士建文朝兼太常

寺右少卿庚辰會試與董倫為考選官精于去取而  
名士胡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皆入彀中統得  
人焉內難既平異志存殘莫考堂考是科同與較藝  
者石拾遺未逢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  
張秉彝監試官御史王度俞士吉蓋皆一時之選惟  
葉惠仲王度死難餘皆居如故而徐旭者永樂初  
為吏部郎中與逢預重修高廟定錄也陞國子監  
祭酒俞士吉永樂初拜僉都御史李貫者吉水人  
革除中為翰林修撰與胡廣事太宗一日于宮  
中持建文時群臣祈上封章千餘通覽一二于化者

命翰林侍院講解縉等編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  
晉除干犯者悉燒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尔等且皆  
有之衆稽首未對貫進曰臣寔無之上曰尔以獨無  
為是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  
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惡導引建  
文壞祖法亂政經也尔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  
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以姻家累坐罪徙  
○王仲字仲縉金華義烏人父禘以文行重海內与  
宋濂存名國初權儒教校理厯起居注出判南康臨  
漳二郡會修元史召為總裁官尋擢翰林侍制使雲

南伏節死仲甫十三歲敏過人落筆為文沛然不可  
禦鞠于伯氏後事母何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後  
亦沒神獨綜理生業筑憂患中傑然負奇志暇日  
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旨歸縱橫磅礴出入上下宋  
源一見即器之曰王華川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  
服不遠洪武二十五年蜀獻王聞其賢馳幣聘至待  
以客禮伴教授蜀郡借痛父遺骸未還丘壠白其情  
事王潤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復遂即死  
所奠祭仰天號慟几絕過者為之泣下沾襟作滇南  
慟哭記以著志雲南布政張紘尤重之作吊王翰林

文序其情迺王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愛敬建  
文即位召為國子博士遂入詞恒編修 太祖寔錄  
與侯城方孝孺交游嘗尊孝孺為百代儒宗勸之著  
書以淑末世孝孺不以為然伸自是益嚮道德而畧  
文藝嘗以具文死節事聞于朝得旨贈翰林李士諡  
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諡者寔自縉始庚辰十二月  
丙午縉卒年四十有一 健志集三十卷藏于家子徐  
事見第五卷 胡子昭字仲常一字伯尚嘉定榮縣  
人舊名志高後以避嫌改居縣之東川鄉子昭富經  
術性忠介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講明理季任送之孝



蜀獻王賦詩贈之其後由儒士被荐至京師王紳輩甚重之革除間為史官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戮時四十一閭族被擒父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編伍子紹鎮惟養習匠後六編伍獨弟志遂為蜀府典寶匿舟棧以免近御史熊相于州治西立祠祀之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早孤母改適羅戴奮志力李邦縣交辟不就學以明經授教官未赴會修 太祖寔錄送由翰林編纂未幾命吏部考第史館尚書張純奏士奇第一授 寄府審理副明日復入翰林 程本立字原道加吳

崇德人少讀書不務章句聞金華朱彥脩得考亭正傳于白雲許謙乃就李烏寓金華最久造詣日深洪武丙辰以明任秀才擢秦府典儀所引禮舍人

秦晉燕三府官僚召見奉天門下賜馬匹楮幣有差在任五閱月以母艱去庚申復除補周府禮官丁邠從王朝京師被累謫云南馬龍池即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百夷煽誘為逆本主單騎突入為書闕諭逆順利害由是諸夷咸悅歸順逆事以息當王師初靖餘孽尚驕時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統以本主統領守禦因自誓曰我當以死

救一方之民遂不避艱險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以  
速大理鶴慶麗江永安咸賴其撫綏安輯自是民得  
安業軍得著伍本之功也戊寅奏計京師應天府  
尹向瑤李士董倫以文學優長守身廉潔荐及徵入  
翰林纂脩高廟寔錄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階中  
順大夫支四品俸辛巳以失誤陪祀調除仍留翰林  
纂修明年寔錄完調江西按察司副使未及適靖雅  
兵起渡江逮入京本立自盡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官  
目追其恩典家無遺貲時稱爲清所著有異隱集十  
卷僉事吳昂刊行于闌而叅政林廷楫序之稱爲今

之夷齊云時同纂修者李士董倫禮部郎中夏正善  
史官錢培高讓廬陵吳勤趙友士端孝思罔郡張東  
彝唐叫侍講王景修撰李貫編修吳溥楊溥楊子榮  
劉觀侍書劉彥銘皆不能死節或見用新朝焉 唐  
愚士名之淳字愚士以字行紹興山陰人父肅國初  
應奉翰林文字有名愚士少有奇志攻李不俸年二  
十餘已有聲浙水父誦死臨濠辛勤扶喪歸葬進求  
其平生所作不俸荒遠纂錄收拾如獲金璧時伏  
讀凄切人為之掩泣然愚士亦工為文章且善筆劃  
酷似其父洪武中屢有荐之者謝不就曹國公李景

隆勲業第一好士聞名走使者請至家伴其子師焉  
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覽前代遺迹援筆而  
賦踰踈一時歲辛巳嗣君詔翰林詞目集數千載經  
史中事為書以考治亂為監戒命李優通文學士方  
孝孺輩以愚士荐上六雅知其名且謂曹國公之  
客賢趣召至殿前即拜翰林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  
孺俱領脩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未幾病以閏三  
月二十三日卒時景隆以將兵于外及歸則愚士病  
甚不可為矣烟邨之甚厚所著有萍居稿文斷諸書  
二月六日都督韓覲練兵于德州 草會川衛儒李

三月改大理寺卿為大理卿，革司務二員，立典簿一員。改太常寺卿為太常卿，革鴻臚寺司儀司。

二署 改光祿寺卿為光祿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秩從四品。寺丞從五品。改太僕寺卿為太僕卿，少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少卿秩從四品。寺丞從五品。改主簿、增典廐、典牧二署，各設正一員，丞二員，監事一員，吏目一員。典廐署增屬官，驥等一十五郡。置長一人，改馬千戶所倉一處，副使屬本署。典校署增屬官，遂生等三郡。五日，革安遠縣僧會司。七日，增置衡州府耒陽縣、現山巡檢司。九日，改福

州時福寧縣青灣巡檢司為相山巡檢司松山巡檢  
司為庫溪巡檢司 十日進尊懿文皇太子為孝康  
皇帝庙號與宗皇妣敬妃為孝康皇后主妃馬氏為  
皇后封弟允通為吳王允燧為衡王允燿為徐王詔  
誥天下遂命有司奉養老恤窮重農造士任官旌  
善周恤裕荒恤兵在廢掩骼以佐邦國 詔曰朕惟  
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裕于後昆履大位而不  
遂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之通  
義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  
皇考懿文皇太子早登儲位參決萬幾然施寬仁陰

贊至治視斯民如赤子体天眷之聖威錫佑朕躬

太祖皇帝存弃臣民肆朕嗣登大位既謚太祖為

高皇帝 孝慈皇后為高皇后而皇考謚號未稱朕心

寔悼焉述者採群臣之言追尊皇考為 孝康皇帝

廟號與宗皇帝妣敬妃為孝康皇后擇日祔羣臣復

謂中宮之號未正無与共承祭祀諸弟之封未定無

以來輔邦家繼以為諸已丹妃為氏為皇后封弟允

燃為吳王允燃為衡王允燃為徐王夫尊親所以崇

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原嘉與萬邦同臻至

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一祖宗廟謚稱號所以



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後惟廟諱如律回避廟諱稱  
號勿諱 一民間及山林窟穴有懷才抱德練達政  
治廉能幹濟之士有司明著寔迹禮請送來授以祿  
位以安黎庶 一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賜米一  
石肉十觔酒三觔九十者加賜帛一疋綿一觔其身  
犯杖罪以上隸卒優娼不用此例 一所在鰥寡孤  
獨貧無產業不能自存者有司每歲給米三石責令親  
戚收養如無親眷隣里養之母致失所其有田地荒  
蕪爰畊種者從是開報以憑分豁 一糞桑乃衣食  
之本有司勿奪其時使得片得畊種足其衣食

一學乃風化之原教養英俊以備任用有司宜加意  
禮以勸勉禁其習于浮華毋得通同擾民 太后開  
平忠武王常遇春女皇太子數歲薨 皇后父金為  
光祿少卿洪武丙子九月十三日立為皇太孫妃至  
是冊為皇后 吳王因杭州衡王因衡州明年之國  
徐王幼未行歲壬午七月降封吳王為廣澤王衡王  
為懷恩王是歲十二月召至京皆降為庶人出之後  
隨駕入北京至天順元年釋放無存惟吳庶人有老  
姐外教人耳徐王永樂四年封甌寧王未之國永樂十  
五年薨遷葬太平門外無子國除至今南燕光祿寺

歲供節祀用時俗棹面酒菓所祭之 二十一日改  
廣東鹽課提舉司為廣東都轉運鹽使司海北鹽課  
提舉司為北分司 二十二日革邵武府光澤縣河  
治所

二十五日革戶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立職氏度

支金帛倉庫四司革刑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主詳  
憲比設職門都官四司立即中一人員外二人主事  
八人 革紹興府在城河泊所 二十九日改浙江  
等十二提刑按察司為浙江十二道肅政按察司各  
分道改為分司革照磨所 燕王末朝 吉安志

載御史曾鳳韶是日侍班王由皇道入登陛不拜夙  
韶勅奏曰殿下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情  
燕王由皇道不拜大不敬 帝曰王至親勿問又南  
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  
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任坐以拿張昂功陞賊據  
此則來朝明矣 戶部侍郎卓敬上書 時燕王來  
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  
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萌夫  
萌而未動者幾也動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  
斷義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大驚袖而入 日語

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曰楊廣之于隋  
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敬  
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家卓奧後徙滄州少讀書十行  
俱下一目棄不復讀亦未忘也七歲有異人見之曰  
此奇兒也第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六請書室香山性  
至孝晨昏禮雖遠不廢夜嘗歸值風雨路得一牛騎  
之歸及門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登進士授給事中  
好直言嘗劾上曰諸王服歸尚有擬天子者此亂之  
道何以命天下邪 上笑而納之它日與同官見遣  
八十一人 上命改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

又更為源士浚復祿給事中上既多過直或戒以太  
剛則折故謝曰故知盡諫諍賊耳禍福非所計也言  
之益力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後請璫兵入有  
執故教之曰此得非前日奏我諸王者耶故厲声对  
辭不避且曰若用故言王何能至此 上怒欲殺之  
係之獄使入諷之受官不屈姚廣孝乃借吳不欲范  
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滅衍夫故言  
誠見用于陛下豈有今日于是斬故夷三族故臨刑  
神色自如徑日其面如生故之死出于廣孝所懷  
上寔不忍嘗嘆曰因士養士三十餘年卓故可謂不

負若矣敬博李多能說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  
靡不造其奧所著有遺書十卷詩文五十卷宣地間  
門人黃朝光子正齋敬小像并其書至京師求編脩利  
球作傳稱其與夷齊當不朽且私謚之曰忠貞 馬

都尉郭鎮卒 鎮開國初功臣武定侯郭英之子卒

贈營國武襄公伯父子與亦以開國功封羣昌侯迨

封陝國宣武公姑 高店廟妃二女弟為遼邦二王妃鎮

以勲戚子弟姿貌潔修儀正詳謹朝謁之際太祖屬目

洪武己巳選尚永嘉公主時年甫十七好李工詩

熟于禮度每命練兵綜事恭勤不懈 帝即位命賞

遼東兵事竣還中途疾作至京不能朝 帝令醫治  
勿痊卒于賜第輟朝三日歛葬皆遣官賜祭諸王亦  
遣祭奠定襄伯登者鎮姪也國朝一門為公侯駙馬  
伯者惟郭氏云 以中軍都督府事宋晟充總兵官  
鎮守甘肅 晟父朝用兄國興皆起定遠田間累有  
開國功朝用官至右督國興以總管戰攻南臺晟承  
兄官克徵寧征關陝三鎮涼州進官督府洪武庚午  
制克總兵官征哈密者去肅州千餘里虜州城也晟  
誅其偽王子別主法等三十餘人獲衆千五百人金  
印一銀印二送京師所得馬牛羊成給將士議明年



征罕東西番擒誅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  
羊十萬逆還京師甲戌調中府充副總兵討遼東遼  
寇戰腦溫江大捷明年平廣西并像諸寨又明年總羽  
林八軍平五開平里十三洞戊寅率師城萬全諸衛  
還京已邛以晟久居涼州回番畏服遂克總兵官  
出鎮甘肅靖難後來朝進左都督授平羌將軍復任  
永樂山酋諭降虜酋把都帖木兒倫篤倪灰邊境底  
寧命徐都督膺趙尚書莊節即里中封西寧侯子  
琬琪尚安成寧公主皆為駙馬都尉琬嗣侯有罪  
改命琪免官氏債舍月錢洪武中凡無舍者官自

奏吏校人等且告並從錦衣衛同兵馬司撥與在市  
廊房居住月收債錢視毀者工部修理至是悉免月  
錢令戶工二部同管既而戶部尚書郁新謂事不歸  
一奏令二部專管行五城兵馬司取勘見數凡過官  
民告討房屋以兵馬查勘即與撥住 令政憲兩司  
糾察屬吏 以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等充採訪使巡  
行天下 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  
同日拜命充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所疾苦賞廉平  
吏出貪墨不職者皆得以便宜行之原吉在福建號  
祿寬平未幾移鎮蘄州思勉華亭人尋擢山東按察

僉事 革松潘銜 詔求賢 自守令以上皆得荐

舉 京師地震詔求直言敢諫 三月丁亥帝祀孔

子于太學 駕至文廟祀先聖先孔子拜跪盡欵用

享廟社禮畢御奕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二月革

汝寧府新蔡縣儒李訓導二員 陞布政司為正二

品堂上陞一級 七日革福州府福寧縣河泊所

九日革應天府及各府照磨所檢校一員 於是應天

德州 長沙開封河南彰德 連南陽南昌臨江袁州

吉安撫州西延安濟南兗州萊州登州東昌青州

太原平陽大同北平大名慶州成都重慶福州府凡

莘微州及各府照磨所同獄司

于是天下各府照磨司改司並革

十二日改儀真縣清江關為清江汛 十三日改開

封祀縣清溝馬驛為雍丘馬驛祥符縣特和馬驛為

陳留縣清城馬驛雅川涉平馬驛為葵丘馬驛 莘

贛州府上館驛 十四日以散騎散人張成等七十

一人為延海巡檢

吏部卷內載錦衣衛校監全責選部送除

以前監生傅以莊為山東南河縣知縣 以莊舊名

中為監生 洪武中以極刑家屬放為民至是幸保

選除後永樂二年考滿 十八日改陝西山西甘肅

行太僕寺主簿為典簿改鴻臚主簿為典簿 二

十日定廣惠庫舊鈔免進天財庫就庫收放立廣惠  
庫勘合并底簿 二十二日燕王還國 二十四日  
草漢中府畧陽縣并儒李 謫監察御史尹昌隆為  
福寧縣知縣尋召還官 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  
盛陽微誇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者惡之斥知福寧  
縣 帝初即位大臣相訐奏者命各道鞠之同官皆  
畏縮昌隆獨不避一繩以法巡關中去貪苛理冤獄  
所至夙裁凜然還朝上疏言當節民力謹嗜欲動政  
治務正李不報北落賊福寧益以清勤自勵俄坐使  
巫呪咀下獄得白還職 遣叅將宋忠屯兵間平都

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璈練兵山海關 忠之屯  
開平也調沿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選燕府護衛精  
壯官軍悉隸麾下其護衛胡琦指揮閻童等悉送入  
京調永清左衛軍于彰德右衛軍于德州以防燕也  
四月四日改揚州府泰興印莊巡檢司為新河巡檢  
司 增置通津巡檢司 六月革都察院右都御史  
僉都御史各一人止設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  
各一人 八月革留守左右等衛聚賢等門千戶所  
并各門吏目 九日改和州牛屯巡檢司為新河口  
巡檢司革浮沙口巡檢司 革彰德府涉縣偏店巡

檢司 十二日革烏撒軍民府同知一人推官一人  
知事一人 十六日改通政司為通政寺改使為通  
政卿左右通政為左右少卿左右叅議為左右寺丞  
經歷司為典簿知事為錄事增置左右補闕左(右拾  
遺各一員 十七日分太常寺少卿寺丞為右左陞  
寺丞扶正五品分鴻臚少卿寺丞各為左右少卿正  
五品鳴贊序班改正九品 十八日分陝西山西甘  
肅行太僕寺少卿寺為左右 二十四日革開封府  
考城柘城延津寧陵四縣儒李訓導各一員  
革延平府順昌縣仁壽巡檢司 二十八日立鍾山

祠祭署設奉祀祀丞各一員 華南丹衛以其官軍  
附慶遠衛 湘王栢有罪自殺自除 湘王謀逆事  
竟守臣奏之且以兵衛王城栢竊慶縱火焚其宮室  
美人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中死貼黃冊有是月荆  
州護衛沒所鎮撫王音遠赴京師調廣東廉州欽州  
千戶所齊王棖有罪廢為庶人青州中護衛指揮柴  
真伏誅 青州護衛軍皆曾名深告王謀反 柴真  
鞠寔極刑遂廢棖為庶人出貼黃冊按是年七月詔  
書稱棖謀反肆連湘王相先已自焚死廢棖為庶人  
據此齊當自湘王反後 以第大芳為副都御史大芳



熙諸臣宗族皆釋還田里天順中英宗有釋建文庶人之曰孝宗朝有建言欲健絕褒忠者于是瑛之罪益不可掩矣

穆恭字思

敬琥守謙台州人李古行高晚年赴京建言列為六事上之其曰紹絕屬者請封建庶人後也既入通政司官大惧遂拘苗而劾奏之賴上聖明不之罪特勅有司遣之王古直作詩贈其行迨贈翰林侍制王禕為李士謚曰文節 禕洪武中使雲南死回事

五月一日革賴縣黃金稅課局南安府南昌潭口稅課局 四日增置臨洮府金河縣濟遠倉 七日革

鎮江府甘露渠省瀕新港渠官一人 于二日草東

昌府臨清州會同開 革荊州府登云驛省夷陵州

安遠縣李訓導二人 十四日改錦衣衛千戶徐斌

于蘇州銜庶辰斌從蔡指揮捕賊常州有功受賞

二十一日草東昌府聊城縣李海務開 選補天下

儒李官員 先是李官缺以奉人及試中監生通經

儒士補之至是吏部奏缺衆詔令天下凡見任未入

及流官及為事事充軍令已替役但通經者所在訪

奉試用共後二年四月十四日復詔軍司軍士軍餘凡有

通經者軍官奉送布按二司試中送用 二十二日

草萊州府掖縣柴胡寨膠州蓬猛即墨縣柘<sub>二</sub>島三  
巡檢司改襄陽府鈞州江口巡檢司置郿縣馬昌口  
巡檢司 二十三日草登州府海寧縣州乳山寨文

登縣辛溫寨溫泉鎮福山縣大川鎮黃縣馬停鎮蓬萊  
縣楊家店高山招遠縣鎮東良海口萊陽縣行村寨  
凡九巡檢司 二十六日草郿武府建寧縣河泊所  
二十七日省廣州府連山縣以其地入連州

以監察御史戴德彝為左拾遺 德彝寧波奉化人  
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入翰林院為編修甫三載陞  
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難以論思為朕然既列

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  
知無不言者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  
正言謏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爾盍以古人自期待  
我德彝與侍讀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所以稱

上意拾遺補闕以直声振于朝後改監祭御史益善  
于其職革除年間改左拾遺靖難之師既迫与太常  
卿黃子澄史部尚書張純兵部尚書奔泰翰林侍講  
方孝孺御史大夫練子寧大理少卿胡閩宗人府經  
厯宋做戶科給事中韓永等日夕畫策防禦俱死

雜

四川岳池縣教諭程濟上書 濟陝西朝邑人有法術以明徑為四川岳池縣儒李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俱在朝邑而食治兵岳池李事不廢革除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為非所宜言繫至 京師台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四臣至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濟更以為軍師護諸將北行與靖難兵先鋒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始徐州捷時諸將乃樹碑載戰次第及統軍者姓名濟一日夜往祭碑人莫測其後故 文皇帝過

徐州望見碑領左右曰碑者何也或以狀对上大怒  
趣左右摧碑一再擊擻曰止、為我錄碑來乃按碑  
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司擊毒得免濟曩者  
之祭蓋禳之也

以宋徽為宗人經歷 徽

人嘗建議親藩

謀逆削其屬籍故請准之兵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  
可考

陝西按察司僉事林嘉猷以給由至京嘉猷本名昂  
以字行台州寧海人始師事同邑王琦、坐累家徙  
雲南姻族無一人顧恤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涕泣

與之決別人高其誼後復行六千里至漢中求方孝  
孺而師焉方氏之門嗜李之士至者無虛席而孝孺  
獨以得嘉猷及鄭叔貞為喜品之使進乎聖賢之道  
且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丙子以儒士校四川蜀猷  
王謂其名字不相蒙乃賜之名曰良顯後以字行由  
荐辟入史館為史官累遷至陝西按察司僉事嘗被  
燕邸召入居處得其隱情至是以告孝孺其後以請  
難師迫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覓書詣燕許以世子襲  
王位本嘉猷之言也內難平坐孝孺之党逮至京師  
壬午九月丁亥被戮

以文孝舉人接連為翰林侍讀 連字士連金華人  
嘗從宗濂李洪武中以儒士名主寧宣仁壽二縣簿  
至是嗣位屢下詔求賢連以文奉入翰林侍經筵官至  
侍讀請准師入京師 文廟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  
且罵殺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連為  
之方入見時孝孺受凌遲之刑未畢連惶惧受命歸  
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毋傷方孝孺耶連曰我受刑  
尚可正累怨累及尔輩耳遂巡間一日自經死  
以錢芹為戶部司務 芹字繼忠蘓州吳縣人少負  
氣節以奇功自奮元季以策于諸將無所遇武洪初辟



大都督府樣從大將軍徐達出北平絕大漠凱旋俄  
以例解職家居二十年甘貧守道為郡守姚善所知  
語在傳革除初年詔求遺逸善以芹應詔召對稱旨  
留中議事授戶部司務北陲有警署行斷事從征虜  
將軍咨謀會軍府遣芹入奏道病卒瀕卒猶條遺事  
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歛葬黃山

以浙江仙居縣李訓導王叔英為翰林修撰叔英字  
元采台州黃品人始從母姓為陳後復本姓洪武丁  
卯辟為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李俊拜漢陽知縣  
高廟晏駕之明年台拜翰林修撰上資政八策曰務

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寸否曰慎  
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正今鑿可行具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病  
農夫之去草急于去病則或傷于皮膚炭于去草則  
或損于禾稼因自然之勢然皮膚去疾之餘則宜調  
理其血氣禾稼去草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  
之理也識者知為經濟遠器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  
兵廣德未幾文廟已渡江都人皆散走兵部尚書奔  
秦來奔叔英以秦為二合州人執之既至秦告之政  
乃釋秦圖再奉然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

命詞曰人生窮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  
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  
不能咽意在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与奔餓死  
首陽顛周粟堂不佳西見良猶偏高宗遠難继偶尔  
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称希賢又書于案曰生既  
久矣愧無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自經  
而死時年四十將死時以書投祠山道人盛希年曰  
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取葬之盖希年亦台州人  
故托以後事尋有詔治奸党其妻繫獄死二女俱赴井  
死或上其所賦詩 上曰被食其祿自尽其心耳乃

置不聞叔英自號靜學有靜學集與同郡林右方孝  
孺二人友善嘗序之以傳叔英沒後竟無完稿後廣  
德知州周瑛重脩叔英墓立石為之記少師楊士奇  
寔英所薦嘗為祭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  
先生之志綱常自持先生之心金一玉其章先生之  
行霜雪其光又追祿之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  
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忠孝二字蓋真足以當之且不  
愧其言云

六月二日省頴州府安遠縣儒學訓導一員 莘濟  
南府歷城縣榷頭關 六月省興濟縣入青縣

增置臨江府羅漢鎮巡檢司 八日改莊浪衛稅課局隸甘州左護衛 十五日合金華府復溪水驛馬驛為雙溪驛 省雲南府昆陽州臨安府通海縣楚雄府南安州凡三儒李訓導各一人 十九日置河間府滄州長蘆鎮河南東批驗所 以叙州衛左所官軍置戎縣守禦千戶所 脩垂冠也

二十四日革慶陽府靈州鹽課司 二十五日革岳州府澤州萬盈倉副使一人 二十六日革宣課司副使置聚寶內宣課司 上坊橋分司 調荊州左衛

所官軍于文同中 屯衛 召解縉還京為翰林

院待詔 縉吉水人舉洪武戊辰進士擢中書庶吉  
士累上封事指斥時政詞甚剴切 太祖多見納用  
兵部尚書沈縉嬖其年少諧改御史意寔苦之在臺  
以敢言稱文之 太祖命其父將歸鄉里臨道之曰  
十年後來朕必用汝及期而 太祖崩遂奔喪來京師  
時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矣有司以非詔旨誦河南  
衛吏或言其為左右所中歲餘 帝憐其才召還以  
為翰林待詔大見信任靖難兵入首先迎駙馬後為  
交趾叅議以漢庶人諧徵下獄後三年死獄中家徙  
邊 七月四日革九江府彭澤縣奉山訊鎮巡檢司

湖口賺焚石矧地檢司

五日燕王舉兵靖難殺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北平  
布政使張昂都指揮謝貴彭二死之先是周王不法

廷臣建議凡王府所在更置守臣于是以昂為北平  
布政使昂至以掾吏李友直為才託以腹心友直泄  
之至是起兵首執昂及都指揮謝貴惟昂不屈死葛  
誠、慙亦死城中軍民聞變恟據九門城中乃定以  
友直為布政司右叅議 今按南京錦衣衛貼黃冊  
載校尉潘安拿昂燕山右護衛小旗丁勝從龐來具  
殺彭二子家賞紵絲二表裡銀二十兩或曰 文廟

潜邸術士表廷玉相之曰續若至脩當戴白帽以王  
如白即皇也于是遂有大志建文改元志致羣賢力  
行古道仁声四布民莫不悅謖致廷玉質以人心  
所向廷玉曰天之所造何論民心又曰渡江來渡天  
有金帶相者革命之應也意遂決先是高商諸  
王庶子及郡王多在京遣命三年喪畢遣還時仁  
廟漢庶人趙王皆留遣詔至北平稱風痺屢曰遣人  
扶掖器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乃乞三子視疾朝廷  
以遺詔不可乃止明年疾愈奉朝由是正道入不拜御  
史曹夙韶劾奏曰殿下當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



姪之情由正道不拜大不敬當問王大驚左右頷  
上徐曰是至親饒他自是日晏便殿親愛浹洽矣未  
幾復稱疾以三子請上不忍違召禪祖及弟都督  
僧壽議之僧壽獨曰臣以一家保不反時中山王女  
為王妃故朝廷必謀及之禪祖忠于建文僧壽則  
厚于文廟也于是三子得還至國後稱疾佯狂走  
市中奪食物飲酒語言褻亂或土壞或葷仆稱日  
曷等嘗問疾殿中文皇擁紅爐犹呼寒曷嘆息而  
出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於上故耳曷勿信防益懈  
布置既定乃稱疾愈府僚三司畢賀尚扶雙杖臨朝

遂賜宴酒酣進西瓜令校拳碎之以進已而曰水去  
不堪取刀割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碎為下擲杖曰  
我何病為尔輩奸臣所迫耳曷不服逆斬之以殉

葛城

人不知其所以進仕為燕府長史靖

唯師未起時王常病中暑四圍皆着火爐犹自言寒  
三司官入視病皆惧危駕獨城告之以不得于上之  
故因令人上交金王遣人至京奏事奪 等言于上  
執之既成獄即發符逮王府官屬凌謀不果見殺族  
其家俞逢辰南陽鎮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于堂  
見其所寄家信戒子之言自分必死而尔等無希富

貴之心此亦待正君子而人少知之者故贊陳尚書者謂宛陵大節惟公一人不知有又是公也 七月增置北平府宛平縣豐儲倉大使一員 蘇州府崑山縣寧海驛吳江縣松陵驛 甲戌靖難兵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

丙子靖難兵拔薊州擒都督指揮馬宣鎮撫曾濬

馬宣者革除中都指揮也守薊州戊寅七月靖難師起宣謀起兵禦之已而張玉朱能乘戰宣與鎮撫曾濬等閉城堅守及復諭之不一王權衆急攻宣率兵出拒王遣精銳衝入其陣執而殺之并殺濬事聞革

除君哀卹之

初張玉以薊州東

雄鎮外接大

寧可控引女直諸虜且兵多騎士三河潞河躍馬可  
渡不光定將為後患議未定決薊州都督指揮馬宣  
聞爰果起兵迎拒太宗遂遣玉及朱能將兵攻之敗  
于公樂驛宣旋師守州城玉等環城攻之宣率衆出  
戰為北將鄭亨所擒不屈死之

已邗革雲南等府免見關巡檢司衙門雲南府高州  
府所屬河泊所清江巡檢司及歸化楊林羅次三泊  
四縣并歸化河泊所祿豐縣南平巡檢司凡革一十六  
處大理府屬太和縣神磨洞巡檢司趙州蔓神寨巡

檢司雲南縣太安倉赤石崖巡檢司浪穹縣夙羽鄉  
巡檢司凡五處蒙化縣屬蒙化州甸尾巡檢司臨安  
府屬西河縣曲陀巡檢司河泊所通海縣河泊所  
嶧城縣治所寧州河泊所凡七處楚雄府呂令巡檢  
司定遠縣會基關巡檢司鎮南巡檢司凡三處儋江  
府稅課司河泊所陽宗遠河川縣二河泊所廣西稅  
課 府稅課司景東府景豐倉曲靖益州  
通運倉交水稅課司鶴慶府稅課司劍川州河泊所  
武丁府稅課司和曲州羅摩緝巡檢司石日縣皆渡  
河巡檢司尋甸府稅課司沅江府永摩村巡檢司雨

江府稅課司通四十八處又安南府大庾縣楊林縣  
都稅課局二處 草楚雄府瑞嘉縣 增置濟南府  
豐濟倉大使一人 是日草沅江府日遠羅必甸長  
官司 草雲南黑鹽井監課提舉司屬浪井監課司  
五井監課司 為師 井山井監井三監課司 草  
麗江府臨西縣 草武定府和曲州祿勸州 草曲  
靖府南寧縣 宜徵江府泗水縣周谷巡司 靖  
淮兵克居庸關俞瑱懷來進攻懷來克之殺叅政宋  
忠都指揮彭聚孫太遂取密雲驢兒嶺 北平去居  
庸關一百二十里則跨南北四十里兩山夾峙一水

旁汎淮南子所謂天下九塞而居庸其一者也北兵  
毀破居庸于是山後諸州不能守上谷雲中守將往  
往降附北克懷來指揮宋忠被執而開平龍門六城  
馬營皆無完者矣 宋忠者始為夙陽衛指揮使以  
智聞洪武三十一年都督齊讓討西南夷無功以忠  
代為叅將以膚功奏革除君尤任之靖難兵起忠守  
懷來大將俞瑱守居庸閔相為虜援已邇靖難將指  
揮徐安等敗瑱拔其城瑱走依忠而居庸為燕將所  
守 太宗曰非尔等所知當以智取難以力論力則  
不足智則有餘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

狼懷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癸未 太宗率馬

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甲申至懷

來先是獲敵謀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尔等豕在此

平城中皆為燕所殺委屍積滿道路宜為報仇將士

聞之或信或否燕王聞之乃命其家人張其日用旗

幟為前鋒衆遙識其幟又識其父兄弟無恙相呼

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奔餘衆倉惶列

陣未成王慶師渡河鼓噪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

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廁搜獲之遂被戮忠子謙

鎮南指揮充軍尋賜死年十六 彭聚以都指揮与



同官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之敗也。与都指揮瑱皆見執，聚太力戰死之。為請，唯所俘獲者不可勝計。獨却指揮莊得一軍，遁走得脫。其後反間得行，名將卜萬、吳高皆見疑而耿炳文、李景隆相繼敗衄。雖有大將陳暉平安，歷城侯盛庸皆不能軍而亡勢成矣。初，卜萬將陳亨欲降燕而為萬所制。太宗詰亨，乃詐貽卜萬書，盛稱獎萬而極抵毀亨，織識半密，召一卒飲之酒，且賞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与萬其同復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道歸，通意，故得賚厚。」卒跪告守者曰：「能為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賚。」守者

如所言為請遂俱遣而不與齊者終不平至發其事  
劉真陳亨攷卒衣得與卜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  
其家其間吳高亦用此策云

丙

成靖難兵破蓮化指揮僉事鎖住降 鎖住本朔方  
人魁梧英敏仕元為樞密斷事因初降附馬兵長隸  
與武衛洪武乙丑正月 太祖夜夢一人長身廣眉  
髯字弘偉侍衛左右周旋甚悉問其姓名對曰鎖住  
次日即命羽林百戶潘雄宣訪得鎖住引見 上熟  
視狀如所夢將軍未几從軍北征屢立征功俾守太  
寧前衛已 調守蓮化縣練兵冠山之陽北兵既破

州乘勝度石門趨遵化夜入其城守將拒戰死鎖住  
遂降俄與其子祥俱戰歿 太宗官其孫榮為指揮  
同知 戊子革興化府興化縣道會司 十八日革  
九江府德化縣南湖嘴巡檢司 庚辰靖難兵攻永  
平指揮郭亮陳旭趙葵以城降兵自遵化移軍而東  
費潤玉田昌黎樂亭皆下至永平指揮同知陳旭僉  
事趙葵以城降旭遂從北將徐忠等分兵攻克深河  
轉攻雲皆下旭全椒入靖難後封紫陽伯葵虹縣  
人洪武中任虎賁百戶築城沙漠改官永平後封忻  
城伯 增置恩州安撫司經歷司知事一員 省躬

殿成改謹身殿為正心殿 先是于乾清坤寧南北  
二宮之間建退朝燕居殿一所中置古書聖訓名曰  
省躬命侍講方孝孺作記 廿六日革漢中府沔縣  
以縣屬黃琪金牛順政柏林青楊楊平六縣驛改隸  
慶城縣 詔京官還宜納官內勤合 吏部考功員  
外盛義言在京官給解省親俱于應天府給引有失  
體統合照依丁憂例于吏部給勘合定限回銷詔從  
之 遣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虜將軍印帥師北伐詔  
告天下 詔曰朕奉先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  
食思圖善政以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丹之親屢

謀僭逆去年周廢人擴潛為不軌詞連燕齊湘三王  
皆與同謀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揚其過止正楠罪  
餘不問今年齊王棹謀逆事竟推問犯者又言與燕  
王棹湘王栢同謀大逆相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  
死棹已廢為庶人朕于燕王于親最近未忍究其事  
今乃稱兵犯關遣長吳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征  
討其罪咨示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奉職平  
燕與國同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叙州  
府戎縣守禦十戶王瑁招安萬里著首賊王倬等三  
百處 八月五日壬寅改淮安府贛榆縣荻水鎮巡

檢司為大興莊團巡檢司置漢中府金州茶倉 已  
已革除陝西行都司西寧衛遞運所 已酉征虜大  
將軍耿炳文率師次于真定遣都督徐凱以兵次于  
河間都督潘忠楊松以兵次于冀州遂遣兵進次雄  
縣 庚戌革紹興府上虞河泊所餘姚縣河泊所稟  
益河泊所蕭山縣河泊所 甲寅諸軍與靖難兵戰  
于月樣橋敗績都督潘忠楊松降 忠松聞雄縣被  
圍引兵謀知伏于湖忠渡橋伏兵起大敗全軍皆歿  
諸軍不及戰登城大罵而已 乙卯革池州銅陵青  
陽石埭東流建德五縣稅課司 革武昌金紫砢鎮

巡檢司 戊午革衢州府常山縣草萍驛 庚申革

杭州府南城河泊所 都督徐真及靖難兵戰于大

王庄敗績癸亥以田州府府屬思、州直隸廣西布

政司 省雲南府晉寧州儒學訓導一員 革淮安

府清河縣白萍站遞運所 帝臨朝諭禮官曰今後

荐新的品物教太常寺若一員官常州聚寶門外太

常司官處報知合行荐新品物增價收買即便從他

貨賣毋得因而作弊刁蹬留難虧折小民違者治以

重罪恁禮部出榜都教知道 癸亥耿炳文及靖難

兵戰于真定敗績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

軍都督秦忠左都督顧忠誠皆被執炳文入城靖難兵  
攻之不克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高廟取  
滁積功為明威將軍總督其後克采石取金陵日有  
功炳文皆從焉丙申歲與張士誠戰于宜興君用賈  
勇先登而死炳文代領其衆明年取廣德長沙擒士  
誠守將而降其兵會立元帥府于長興以炳文為總  
都元帥守之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  
拜指揮使撫綏有方湖人安堵吳元年破蘇州士誠  
就擒論功召見戟門降諭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  
能過也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元從鎮國上將軍



蕙右率府副使二年同徐達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  
守三年正月授秦王府王相蕙陝西行省右丞十一  
月封長興侯十四年輔徐達太兵追虜兵于北黃河  
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寶鏹五萬錠鈔二千錠伴造  
夙陽 其先莹而追 爵君用為侯二十五年陝西  
兩當縣妖人作亂承制搃兵聲討至二十七年始克  
之三十年蜀中盜起命為征西將軍往勦平之三十  
一年鎮守遼東革除改元靖准兵起其後年九月命  
炳文大將軍印自遼東率二十萬援真定都督徐凱  
領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莫州先鋒至雄

縣 太宗帥師禦之中秋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  
引衆來援伏兵起忠等皆被擒因得炳文不虞虛宴  
逆長驅至真定壬戌靖難將張玉未能漳淵來戰炳  
文大敗幾為所擒奔還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十萬  
十月復與能戰皆潰降副將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竇  
忠碩成都指揮劉遂俱被擒炳文固守燕兵攻城二  
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長于戰至是敗覆 建文  
君始有憂色遂召之還以李景隆代之遂至于亡開  
國功臣錄謂炳文戰沒于陣時年六十有五子璿前  
軍都督僉事尚懿文長女江都郡主草除中為駙馬

都尉璠為龍虎將軍後軍都督僉事嘗率遼東軍馬  
與江陰使吳高圍燕城有功璠散駟舍人崔尚室卿  
後皆獲死 李堅懷慶武涉人洪武中以功臣子選

尚太祖女大公主為駟馬卒除君即位公主進封  
大長公主堅以軍功封棗城侯無幾何命耿炳文伐  
燕拜堅為左副將軍及燕戰于真定時炳文軍惟備  
西北其東南無備燕師出其不意夾擊之炳文幾為  
所擒燕將丘福攻堅；墮馬揮刀砍之堅大呼曰我  
駟馬也勿殺遂生擒之以獻 太宗謂曰尔至親也  
今至此尚逃罪乎送械北平遂道死姑蘓王琦謂堅

沒于王事于莊見省當襲爵公主犹在悞廂至納其  
詰券莊得沈寓南京娛情詩酒以壽終焉崔銑彰德  
志又載堅為郡人与李謙同時為駙馬都尉而讓婦  
附 太宗為之宣力安之堅寔河南產焉 陞六部  
尚書秩正一品增置左右侍郎 刘儁僉押當以勛  
合為正造曾國公李景隆佩征虜大將軍印北伐  
李景隆泗州所昭縣人父文忠曾國長公主之子為  
開國元勳追諡岐陽武靖王景隆以洪武十九年四  
月襲封曾國公 上嘗書体尔祖祚忠孝不息八字  
以賜之使之讀書友儒生一時韋布有名者若天名

林右輩皆與交遊，革除君即位，與魏國公徐輝祖等俱以元勳子見任用。太宗靖難師起，命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往伐，賜通犀帶，餞之江浙，遂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悉調各處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太宗語諸將曰：九江秦蒼之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饒，忌刻而自用，况未嘗習兵，曾見戰陣，而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也。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為用，不道將能十萬，九江何年才而能將兵五十萬？趙括之敗，可待矣。時復台報者問景隆軍中事，上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為將政令不修，紀律

不整上下異心死生離志一也今北平早寒卒褐不  
足披冒霜雪手足皸瘃甚者墮指又士無行糧馬無  
宿蒿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趣利三也貪而不洽智信  
不足氣盈而懷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  
部曲誼譁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常任小人五也九江  
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  
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  
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永平兵少太宗曰城中之  
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是  
辨禦敵若全軍在城祇自示弱彼得常攻非策之善

兵出在外奇變隨用且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  
端為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  
我來必走是我一牽解永平圍而破九江也九江景  
隆小字十一月景隆引兵十萬圍北平城再戰鄭林  
惧大敗匿不以聞明年二月癸亥景隆致書 太宗  
辭不遜諸將皆怒四月丙申引兵虜百萬軍德州郭  
英胡侏等軍真定漸移近北平先是朝廷命中官賚  
璽書賜景隆斧鉞俾蒞征伐渡江忽沉于水識者以  
為不祥至是復賜之已而遇靖難師戰于白溝河三  
進三卻兵將漫散南奔而德州等處俱失守景隆六

奔還朝臣多請誅之 帝不從靖難兵渡江後令總  
領東城兵馬卒致開門之禍永樂初太師寵賚莫比  
明年周王以受賄聞逆執下獄景隆曰非臣陛下何  
以有今日 文皇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  
耶景隆語塞閣門幽閉者四十餘年其男女自相婚  
配云 世傳李文忠與張賊孺友善張嘗以斗笠簑  
衣為贈曰汝家有奇相絕食時令人披戴仰天呼張  
仙嘗有應至是一老漢尚記其語携以入居數日未  
有旨給糧家大困乃仰而呼平地麥出成穗採之可  
食藉以全活云 詔貴州都司軍士高巍參贊李景



隆軍務 魏山西遼州人洪武壬戌應貢入太學以  
孝行被旌尋受前軍都督府左斷事乙丑上疏欲墾  
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仰末後慎選本惜名器  
教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以斷事違旨當罪以議  
矣謫戍貴州閑索嶺仍許以姪代後 上既登極  
詔至魏上表稱賀大意謂先帝傳伍媼長大居正也  
復奉下武詩絕其祖武為休五始之要末几復上疏  
言事一曰欲弱藩王之权云云書奏不報既而知州  
王欽碑奉入朝九月乙卯吏部言魏失伍詔還貴州  
靖難兵起乃言周公東征必待三年而滅之欲三叔

武庚自悔而脩耳今某不執命將討之易皇上好生  
之心豈忍赤子肝腦塗地乎臣願奉明詔曉以天命  
禍福明親親有和解之義無仇殺之理使罷兵而復  
守分土至是景陰出師詔魏參贊魏逆上書 文廟  
畧曰近因天下不幸我 太祖皇帝升遐天子欽遵  
遺制嗣登寶位誕布惟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  
戴莫不頌立于朝而忠其事皆曰內有聖明君主外  
有骨肉藩翰二帝三王之治可侍也忽聞大王與朝  
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意何出今在朝  
諸臣文者導之以智武者奮之勇執言伏羲以順討

逆焉有不勝臣竊逆器穴不忍坐視兵連禍結挺身  
自投願效一策蓋以為逞一二之欲而覆百萬之生  
靈豈仁智之為哉以為動干戈孰若和祥使帝者復  
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  
萬世之幸也臣所以奉詔置死度外未見大王欲盡  
一言者臣宿許 太祖殞首結草豈有要求哉且天  
下神死也不可智力求秦以智力求不能以二世守  
魏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 太祖乘元虜提  
一旅奄有華夏豈智力所能寔應乎天而順乎人也  
以大王之賢智躬承先帝聖訓不為不熟何以一朝

之忿遂以骨肉之親翻為仇敵其為先帝之累何如哉昔周公遇流言之謗即避居東若使大王聞疑謗之言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諛邪離間之口大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大王慮不及此遂馳檄興兵侵襲彊守所以任事者得藉口以為大王假誅左班文臣寔欲効漢之吳王倡六國以誅錯為名也孟子云冢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臣恐奸雄豪傑乘機突起萬一失利大王獲罪先帝不能諱責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容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之擒將虜士易若建瓴雖孫武堂能過哉但自興兵以來雖今數

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之天下十五而  
未有一焉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佳兵者不祥百  
戰百勝兵家不以為奇今大王兵士大約三十萬衆  
與我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猶生離間之疑况三  
十萬衆異姓之士保終身因迫而死于殺下乎蓋屢  
戰則疲疲則離離則孤大王其熟思之且躬奉聖天  
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為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  
嘗不洒泣沆涕大王若信臣言以為賢上表謝罪按  
甲休兵以待事振朝廷必宥大王及軍民士之罪用  
脩親好則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

矣大王執迷不回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為此僥倖不可成之悖事臣不知孰優也况太祖大喪未終毒與師旅恐子伯夷叔齊太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有徑庭矣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臣民以天下不無篡奪之意幸而得成國中大王之後計世公論以大王為何如倘有嗟歎取訛萬世于斯時也追論愚臣之言其可得乎願大王再思而審處焉書奏不報魏又假周公援引詩書反覆幾千言末云今殿下論親之最長最矣即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重自修無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

則加勉內輔朝廷外屏四夷則周公不得尚美矣惟  
我朝家業同周室太祖純德同文王皇后慈惠同  
后妃今般下才美同周公輔吾皇上守城邁成康  
故以周家始終之說言之魏白髮書生生死不惧者  
久蒙太祖教養無所補報故披悉肝胆大陳義理  
之詳如果賜死九泉之下得見太祖問臣所以臣亦  
有以藉口矣書奏又不報庚辰夏從景隆北伐軍潰  
南奔德州皆降已而遇督餉參政于臨邑時序端陽  
酌酒同盟遠協謀固守濟南大著勞績後從征晉陽  
雁門等處壬午夏聞京師已定乃縊死降舍九月

戊辰朔監祭御史韓郁上書 奏為机事臣聞人  
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茲 陛下謀之有素行  
之方駕而佐之無人以致激變也蓋嘗即彼諸王既  
廢而言之以言其親則 太祖之遺體也以言其貴  
則孝康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則 陛下之叔父也彼  
雖可廢而 太祖之體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缺  
也父叔之恩不可虧也且使二帝在天之灵有子有  
孫為天子而厥弟厥子遭殘戮是則其心為何如哉  
臣每念慕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此皆殘酷豎儒持  
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謀



削貶之權衡疑之太重慮之太深所以流而至于此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未嘗不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也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迓有甚于周公之誅管蔡者矣夫唇亡齒寒人自危理之常也劫周之既 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奔兵厭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亡復謂之國有謀臣可乎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以危事而用凶器其可淹久而不勇決乎經營幾許而軍需猶

是告乏糧餉猶是不給將不效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道迫于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出入惟懼與國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人由此而現彼其功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而不斷疎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 陛下誠不察此愚臣以為不待十年必噬臍之悔矣臣至愚咸思甚厚不敢不言伏願少垂洞鑒興滅繼絕禱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待書功燕以罷干戈之奉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使之撥亂反正以厚

親親之恩如是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革兗州府東  
平金線關口巡檢司又改平陰縣滑口鎮巡檢司為  
潘冢口准巡檢司 遼東總兵官都督耿璠帥師攻  
永平府不克 乙亥革廣寧中屯守衛于廣寧中衛  
丙子革池州府東沅縣吉陽鎮巡檢司 增置肇慶  
府陽江縣丞簿各一人 壬午改鎮江府丹徒縣京  
口驛直隸南京 癸亥改保寧府江油縣西平馬驛  
為武平馬驛 己丑改鞏昌府金寧縣青家驛巡檢  
司為古城巡檢司 徵謫戍官伏離等入京復為指  
揮僉事守官 李景隆次于德州徵謫戍武官赴德

州榛備 調撫州守禦千戶所官軍赴德州聽榛

十月五日辛丑草四川行都司利濟驛 壬寅草會

州衛河南驛靖惟襲大寧入其城都指揮朱鑑死之

總兵官都督劉貞迺還京師 癸卯置雲府昆明縣

儒李 增置平陽府置寔庫大使一員 甲辰草國

子監博士李正李錄增置助教一十七員 戊申改

賴州府南橋堡巡檢司為安遠巡檢司 辛亥李景

隆以諸軍至北平攻城不克遂築壘于九門 壬子

增置鶴慶府訓導二員 甲寅靖惟兵襲執事王權

三衛官軍總兵官都督劉貞迺還京師守將都指揮

朱鑑死之行軍都督陳亨等降遂以其衆歸或記曰  
文廟初起兵猶未盛聞景隆將進攻北平患之先是  
高廟末年嘗命文廟巡邊大寧軍隸護衛官軍相與  
懼甚大寧領朵顏三衛多胡人精銳不靖而戍卒皆  
中州迂徙之衆北方苦寒日夜思歸文廟知之至是  
命仁廟嬰城固守獨率千餘倍道趨大寧遺書寧王  
告以窮蹙求為和辭寧王信之遂單騎入城執手大  
慟祈請甚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  
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  
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戍卒皆

從大寧城空靖雅兵自是愈盛矣世傳文廟善戰寧  
王善謀一時章檄令諭多出其手嘗有事成中分之  
約後京城平寧王欲建國遂上奏乞巡視許之寧王  
出以飛旗諭有司治道文廟聞之大怒詔禁飛旗治  
有司罪寧王不自安恚屏從兵與老弱中官數人偕  
往南昌稱疾臥城樓乞封南昌詔即布政司為府屋  
舍無所更武廟殿閣尚黑云寧王既得請遂放志神  
仙以善終 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大寧貞為  
總兵官北平北人大寧：王盡以護衛官軍之北平  
意貞亦降籍其家下之獄俄而貞由海道自福建還

京師家人遂得釋大寧在喜峯口外石惠州地圍初  
設大寧行都司與遼東宣府二鎮相為聲援自後棄  
大寧與朵顏諸虜都司迂保定而東遼遂失一藩籬  
矣貞女為 文廟昭順德妃 甲子省順慶府遂州

儒李訓導三員營山縣儒李訓導二員 乙丑改貴

州思州府平溪馬驛 辛辰州府沅州便溪水驛改

令水驛為便溪馬驛晃州水馬驛為晃州馬驛 以

開封府睢陳歸德三川直隸河南布政司 丙寅省

南陽府鎮平縣訓導二員 徵雲南官軍入京脩征

十一月五日辛未李景隆及靖難兵戰于鄭村埧大

敗壬申景隆遂德州北平城九壘皆潰癸酉靖難兵  
入城先是景隆次德州徵兵諸路合五十餘萬聞

文廟東出遂圍北平刑部郎中魏校曰景隆號令戾  
明莫敢違初圍北平築九壘于九門又結九營于鄭  
村俱親督之以待 文廟之還會壘營人各為戰非

受令不得輕動 文廟謀知之遂志銳攻一營殲  
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景隆不能支宵  
遁翌日九壘執固守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  
走委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 丁丑改四  
川監課提奉司屬黑藍井白藍井藍課司隸會州衛



軍民指揮司使 改寧番衛白鹽井二鹽課司隸鹽  
井衛軍民指揮使司 己卯改四川寧番衛大寧場  
鹽課司 庚辰革延安府葭州稅課司 辛巳革池  
州府貴池縣李陽河巡檢司 癸未改曲靖府南寧  
縣白水關馬駟隸霑益州 壬辰改福建寧德埔材  
批驗鹽引所于北茭批驗鹽引所 罷兵部尚書齊  
泰後以茹瑺為戶部尚書 蘇太常寺卿黃子澄  
時以文廟表列子澄等蘇之 革平夷衛 李景隆  
復聚兵于德州軍戶復振 以副都御史陳性善監  
景隆軍 陳性善名復以子行山陰人洪武中以春

秋魁鄉試列名上第。壚唱時上見其凝重，屬目久之。謂侍臣曰：「向唱名，陳性善者君子也。」賜進士第出身。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為檢討。初，誠意伯劉基亮上命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出現家玩占于石室中，從膝指闕上之上簡精楷者數人，入便殿。緒錄性善預焉。上天威嚴，重進見者皆惶汗甚，或掣肘不成。一字惟懷善動止安雅，既竣書法端妍。上嘉悅，全賜以酒。是時威權巨測，性善淹留，竟日家人以為必死。既出，莫不大驚。久之，起拜禮部左侍郎。荐達薛正言輩，前云河南布政司使韓宜可方疎請。

籍亦以性善言起為副都御史皇太孫在東宮時已  
熟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留性善賜之坐問  
以治天下之道要且使書于紙以是性善感知遇  
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免輒為杖奸所更改  
性善朝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階塵上  
聽許臣必行今而詔書云然所謂為法自戾陛下無  
以信天下矣未幾文皇帝入靖內難上命性善監李  
景隆大戰白溝河敗績與大理寺丞彭與明致天監  
副劉伯完指揮王質等皆被執以婦縱遣之性善服  
朝後躍馬入于河以死詔加追戮徙其家屬于邊後志

教之还邑人吳源為傳其事 十二月十一日丁未

置濟南府長山縣白山進運所 歷城縣龍山進運所

鄒平縣青陽進運所 青州府安平縣清河進運所 臨

河縣渠丘進運所 梁丘縣益都縣青社金嶺鎮二進

運所 昌樂縣新興進運所 庚戌革烏撒軍民

府在城 二進運所 甲寅增置管轄虞衡司主

事各三人 戊午革烏撒軍民府趙班巡檢司

辛酉靖准兵攻廣西克之 癸亥置長蘆運司兩淮

運司廣東運司福建運司各照磨所 改威武衛為

濟南左衛 改淮南武崇河朔隸苑源縣 置重慶

衛石柱宣撫司監閱巡檢司 遣都督程能將兵伐

北 岷王拱有罪廢為庶人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

草湖廣五開衛武陽千戶所 移蓋州等衛軍寔廣

寧左右前三所 營州右屯等衛官軍逃詣遼東詔

編發給賞有差 薊州衛鎮撫曾璿謀起兵還朝不

克死之駙馬都尉王寧謀反幽于其第 改牧馬者

山所四所隸孝陵衛 永樂元年封 寧為永春侯

世襲宣德間止授指揮僉事 改興州左右二屯衛

官軍于營州衛 衛官張倫等率二衛官軍逃還結

盟報効 詔興州營州開平等衛全家在伍者分房

發回天下衛所軍士死亡籍止一人者故為氏此當  
在三十一年以札科給事中缺鉉為山東叅政  
缺鉉河南鄧州和豐鄉人洪武間由國子監生授禮  
科給事中一云初為都督府斷事奏對祥明高廟  
善之字之曰禹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以屬缺  
鉉姓文廟潛邸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  
日獄未成高廟怒命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重  
之未几擢山東布政司叅政庚辰靖難兵起曹國公  
李景隆駐師德州鉉督漕運飛騎輓粟水陸並進露  
集山丘未嘗缺之既而軍敗南奔于叅贊高觀相遇

子臨邑遂協謀固守濟南被危月餘不下城有被攻  
破者輒充之以計詐降開門板侯其入下之幾中其  
計請准師知不能克越三月乃棄去事聞遣使賜以  
白銀練幣封及三代鉉入謝上賜宴陞布政司使  
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文  
廟燬祚用計擒之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  
其耳鼻六不顧碎分其体至死罵方已壬午十月十  
七日也時年三十七父仲名母薛氏皆踰年八襄並  
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南編伍；七歲鞞轡  
局充匠導皆死 燕王上書 燕王棟謹奏為報父

仇事臣稽首頓首百拜味死言也臣聞天下至尊而  
大莫君與親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母必當盡其  
禮者蓋不忘其大本大恩也所以不敢忘者六理之  
當然也故臣之于君則止乎忠子之于父則止乎孝  
如臣不忠于君子不孝于父是忘大本大恩也此豈  
人之類也也與若然則君親之大本大恩為臣子既  
不可以不報則君親之仇為臣子者其可不與君親  
報乎禮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我  
太祖高皇帝臣之君也父也君父之仇其可以不報  
與乎我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歲宣藩屏諸王曰



我之所以每歲喚尔諸子來見我年老慮

父皇健日尚如此父皇病久焉得不來宣我諸子者不知 父皇果有病也亦不知用何藥而勿救以至

于此大故也父皇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斂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禮曰三日而殮俟復生也今

父皇不一日而殮禮乎自天子至于庶人焉有父死而不報子者焉有父死而不得奔喪者也何故

父皇賓天一月終發詔令親王天下百姓知之如此則我親子與庶民同也禮乎禮曰天子七月而葬今父皇七日即葬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臣以此禮不

知出于何典今見詔令言燕庶人父子方知 父皇  
葬以燕人礼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 父皇

崩天葬礼未期即将宫殿拆毁掘起池五尺不知

父皇得何罪而至如此也况陛下即位之初尝諭普  
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 太祖高皇帝用心三十  
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今想着 太祖皇  
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与人  
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同心不守法度便  
是将房子拆毀了却要房子裡安穩住的一般世間  
安有此理旨哉言乎今 陛下聽信奸臣尚書等

之言即將祖業拆毀予詔旨大相違背使天下之人  
皆欲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現其志父沒  
現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我  父皇存  
日嘗與衆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遂欲壯現天  
下萬邦來朝使其現瞻知中列天子之尊嚴如此也  
然此勞民苦軍費用鐵糧堂易為爾故我今日蓋造  
宮殿極為堅久壯麗使後為帝者享用不須再造勞  
苦軍民也今將祖業拆毀禮乎臣于父皇負天便欲  
詣闕究問恐彼外人不知者以為臣有他心犯陛下  
也故不出一言吞聲忍氣而淚從腹中落也不意在

朝左班文臣齊尚書黃太一卿等官皆是奸邪小人  
貪墨猾吏皆我太祖皇帝誅不盡之餘黨又行結  
構為惡以陛下年少寬容每用巧言欺惑受亂祖法  
豈不知皇明祖訓御製序云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  
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負朕垂  
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祐于無窮矣嗚呼其欽  
戒之哉尚書堂奏凡朝凡筵揖而不拜及乎小祥  
節屆亦不親行祭祀至于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禮  
及奏事將百戶林玉鄧庸等拿下囚繫棒楚煨煉令  
其誣王造及此何禮也尚書又誣親王擅自恭練

軍馬造軍器必有他圖齊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  
二條凡王教練軍馬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其  
臨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遍教不拘又云凡王入朝  
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軍旗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  
繁重斟酌從行者聽之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  
鮮明整齊以杜臣民之觀于洪武二十五年春 父  
皇太祖高皇帝特詔諸王赴京賜勅內：一件云常  
歲訓將練兵驗是週迴封疆險易造作軍器務要精  
堅堪用庶使奸邪難以口舌惑衆勅後書曰洪武二  
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午時分朕于奉門天

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現編修吳信三員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辨真偽孫允收親目之後谷行政劫臣想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兵馬造作軍器為一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專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克搆成福子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泰等不知有陛下也七月來詐傳聖旨使令惡少都督宋忠指揮謝貴等未謀殺臣：為性命不得已而動擒獲反賊宋忠謝貴等了當已崇具本奏劄拘留宋忠謝貴等在官欽候

降旨誅決到今不蒙示諭其奈奔尚書又行矯詔令  
長吳候耿炳文等領軍馬駐營雄縣真定未攻北平  
臣為保性命不得已而又行動兵殺敗逆賊耿炳文  
等所領軍馬擒獲駙馬李堅却督潘志舜志頑成都  
督指揮劉燧指揮成等丁當奸臣奔尚書出榜令  
軍罵燕賊父子 太祖皇帝我之父也罵賊父子是  
罵祖与叔父為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奔尚書如此  
無礼其罪當何如哉不意十月初六日又矯詔令曹  
國公李景隆搃兵令天下應有軍馬來攻北平城欲  
殺臣臣不免親帥精兵各行殺敗李景隆等夜遁而

去若是如此奇尚書等必欲殺吾 父子孫懷我  
父皇基業意在蕩盡無餘將有以潤天下此等逆賊  
必不與之共戴天不與 父皇報得此仇臣縱死亦  
不已也今臣昧死上奏 皇上陛下憐 太祖高皇  
帝起布衣奮萬死不顧一生創業分封諸子今陛下  
聽奸臣之言 父皇賓天未及期年將 父皇諸子  
誅滅殆盡伏望陛下俯賜仁慈留我 太祖皇帝一  
二親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陛下累發軍馬攻北平  
必欲殺臣臣為保性命將十萬之衆俱是舍死忘生  
之士報我 父皇太祖皇帝平日恩養之厚保我



父皇子孫盡力効忠于今日諺云一人拚命千人莫當縱陛下有數百萬之衆亦無如之何也伏望陛下体大上好生之德莫駭無罪之人死于白刃之下其恩莫大焉復請陛下但是 父皇宮中曾侍病者宮人并長隨內官又用藥醫官營办葬事及監拆宮殿等官奸臣奔尚書黃太卿應有左班文武等官發來与臣軍前究問欽願皇帝陛下奉承皇祖之訓以安聖心永為社稷之主使天下人民各得其所矣如陛下听奸臣之言執而不發臣親帥精兵三十五萬直

抵京城索取去也此等皆我 父皇之仇人臣必不  
与之共戴天臣若不得與 父皇報得此仇是臣為  
子不孝也為子不孝此是忘大本大恩也豈人之類  
也

今將合行奸臣數目開列于後

一宮中侍病老官人 一長隨內官

一太醫院官 一禮部官

一奠事官 一造孝陵駙馬等官

一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

一監拆毀宮殿工部官內官

如上逆党一一如數發來臣軍前充問的實即行差

官贖押司具本奏聞伏取聖明裁決如果不發奸臣  
奔奉等來臣必不已也兵抵京赤地千里臣宵瀆天  
威無任激切恐懼之至臣棟頓首稽首百拜昧死謹  
具奏聞 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臣棟燕王檄檄天下  
燕王令旨為報父仇事諭天下藩屏諸王大小各衙  
門官吏軍民人等曰惟我 父皇 太祖高皇帝  
奉天承運華夷一統天下生民之主自踐天位以來  
誕敷聖澤廣被萬一邦祿扇仁風溥及八表使天下  
雍熙無一物不得其所何異唐堯虞舜之世我父皇  
可謂道通遠古德齊前聖矣漢開國之君豈能企及



君之聰明使君淫酗酒色不遵喪制不孝于祖不親  
政事崇信奸回放出師保屏棄典刑殘害骨肉于是  
穢德怒于天地京城地震十日山崩水溢天火災其  
上庫二月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蝗虫遍生於隴畝  
占書曰地震者地德至靜欲其常安不敢動搖若主  
弱臣強地必震動臣下擅权則上為不寧而受怪生  
焉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今宗  
廟宮殿者人君失位國無忠臣誅伐不能以理下  
不相親也前山水溢者五行失序也山公輔之象賢  
人退小人進則山崩山無故是自前國易政人主失位

必流散也天火焚其土庫者賞罰不明也燒宮室者  
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室也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  
者小人在位賢人出走君用諂言殺正人蝗虫遍生  
隤畝者佞臣輔君以貪苛之政邪臣在位則虫食苗  
葉君用才不當臣不任職則虫食苗節佞臣在位則  
虫食苗心任用奸邪則虫食苗根也吁天之警戒如  
此此皆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賤等官疎佞恣行不  
道苦軍害民惟以誅滅親王為心以致災異如此先  
是   父皇有病符勅宣我第四子來奸臣齊尚書壘  
其使命使我父子不得相見至于   父皇疾革數問

曰第四子未否豈知佞臣奔尚書陰謀用心如此所以  
以 父皇有病焉肯令我諸子知之至于升遐亦不  
即報我諸子奔喪至今 父皇得何疾用何藥而弗  
救至于大故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歿禮三  
日而歿冀其復生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停棺不予  
中殿七日即葬古禮天子七月而葬何為如此之速  
也余以禮不知出于何典今見詔內言燕庶人父子  
方知 父皇太祖皇帝葬以庶人之禮也其可哀也  
已其可痛也已何故 父皇賓天一月方發詔令親  
王及百姓知之如此則我親王子庶民同也礼乎非

礼乎况 父王賓天葬礼未具即毀拆官殿掘地五尺不知 父皇得何罪而至于如此也况 帝即位之初尝諭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又云 太祖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今想着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与人住的一狀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用心不守法度便是将房子拆毀了却要在房子裡安穩住的一股世间安有此理旨哉言乎今上位德信奸臣奔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業拆毀与詔旨 太祖違背使天下之人皆欲弑其法度亦唯矣哉孔子曰父在現



其志父沒現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我  
父皇存日嘗与我衆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遇  
欲壯現天下萬邦未朝使其現瞻知中國天子之尊  
嚴如此也然則勞民苦軍費用錢糧豈易為尔故我  
今日蓋此宮殿極為堅久壯麗使為帝者饗用不須  
再造勞民苦軍也今將祖業拆毀礼才及奔尚書堂  
奏凡朝几筵揖而不拜及乎小祥節屆亦不親行祭  
祀至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之礼及奏事將百户林  
玉鄧庸等拿下囚繫捶楚鍛鍊令其誣王造反及此何

禮也齊尚書又誣親王擅自操練軍馬違軍器必有  
他圖齊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內二條王凡教練  
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或臨事有警或王  
有間暇則遍教不拘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  
步旗軍不拘教目若王忌供給繁重斟酌隨行者聽  
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肅以壯臣民之  
現于洪武二十五年春  父皇太祖高皇帝時詔諸  
王赴京賜勅內一件云常歲訓將練兵驗視周巡封  
疆險易造作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始使奸邪難以口  
舌惑听勅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  
朝後午時分朕于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現

編修吳信三頁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  
辨真偽孫允炆親日之發行故勅臣想 太祖皇帝  
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條練軍馬造作軍器欲  
為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  
哉其奈奸臣奔尚書黃太卿左班文取等官不遵祖  
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奔  
尚書不知有皇帝在上也然而 帝被奸臣所惑溺  
甚故我 父皇骨肉未冷坎土未乾浚母盡妻之  
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滅其國將周王次妃選其宮  
人悉配于軍士于湘王無罪聽讒臣之言賜其宮焚

死齊王無罪又聽諛臣之言降為庶人拘囚在獄設  
衛侍從人等盡皆撥散及乎岷王又聽諛言左班文  
武齊尚書等官之言以金帛賞王之左右使其誣告  
岷王降為庶人流于漳州烟障地而祭想齊尚書黃  
太卿等奸邪小人貪墨術吏皆我 父皇之子孫報  
其私仇快其心志嗚呼被人之毒甚于狼虎我 父  
皇能有几多子孫受被之害能消几日盡痛心疾首  
豈勝言哉不意奸臣齊尚書等又使令惡少謝貴等  
為比平都司官張昂為布政司官有本府長史葛誠  
用心秋許來謀殺我于六月將軍馬團住外牆柵木

截我端禮四門行路殺我守王城上軍士披甲執仗  
饒鼓叫呼聲震城野使人在城坐食惶俱不安我亦  
可耐之至七月十五日未謀殺我約申時引兵入王  
城當日有都指揮張信來透消息為保性命不得已  
于未時動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了當七月十六日都  
督宋忠等領軍馬八千步軍一萬二千調山西萬安  
懷安宣撫前衛軍馬一萬前往懷來下營期會各處  
軍馬來攻北平于故不免親帥精騎八千直抵懷來  
于忠軍交戰自辰至午忠軍大敗獲馬六千匹生擒  
到逆賊宋忠都指揮孫太俞填等尽行殺死餘衆悉

降八月奸臣奔尚書等又矯詔使長吳侯耿炳文等  
領軍馬三十萬前來營縣真定期會各募軍馬朱攻  
北平不免又行親帥軍馬往彼逃敵于當月十六日  
破雄縣斬首九千餘級獲馬三千匹生擒到都督潘  
忠指揮楊松二十五日大破真定將逆賊長吳侯耿  
炳文所領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五萬餘級獲良馬二  
萬五千餘匹生擒左副大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大將  
軍竇忠右都督顧成何 都指揮劉遂來降威省帑  
于原衝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璘楊文將遼東軍馬朱  
圓永平我親騎士一萬九千倍道兼行直抵永平吳

高等聞風，夙夜遁逃。奔以 太祖皇帝恩養，學德都  
指樺房，寬領軍馬出城，乘降而有逆賊朱鑑萬 凌  
遲，處死了當。惟都督劉貞、陳亨將領軍馬守  
住松亭關，不肯來降。我親帥精銳騎士三萬，襲破其  
營，生擒都督陳亨、劉貞，單騎遁去。太寧遂平，奸臣齊  
尚書出榜，令軍民罵燕賊文子父是罵 祖。子叔父為  
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等如此無理，其罪當  
何如哉！未幾，齊尚書黃太卿、奸臣等左班文賊又行  
矯詔，使令曹國公李景隆領天下各都司軍馬五十  
餘萬，于十月初六日來攻北平。圍我之城，必欲殺我。

謂天下官軍何不念太祖皇帝恩養厚德留我一  
二親王以奉祖宗香火豈不幸哉故我仰賴祖宗積  
德之深于是親帥軍馬以寡敵衆將景隆所領天下  
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一十萬九千餘級餘衆降者咸  
宥歸於原衛景隆等夜遁西而去然余之用兵所向  
克捷此皆余平日存忠孝之心故天地祖宗神明憐  
而祐我也若不如是縱用兵如孫吳亦無能為也余  
想奸臣齊尚書等必欲害壞我父皇子孫基業蕩盡  
無餘將以圖天下也何如此之苦毒也哉竊惟我  
父皇親親之心天下之人所知者且如靖江王守謙



其祖為惡至于守謙景惡不悛降為庶人我 父皇  
思念祖宗尚不忍破其家滅其國復立其長子為靖  
江王諸子皆為鎮國將軍享有爵祿與朝廷同其久  
遠也周齊湘伐<sup>代</sup>岷五王皆 父皇親子縱有惡亦當  
寬恕何況無為惡之寔迹皇明祖訓法律內一條凡  
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雜聞親戚者斬風聞王有大  
故亦無寔迹可驗報以上聞者其罪亦同奸臣齊尚  
書左班文賤等官不遵祖訓叻君為惡而遂至于如  
此使我眾王日夜憂愁飲食睡夢不遑寧處况予自  
父皇養天以來抱病侍服未嘗一日雜苦次遵其親

法毋敢少犯惟日守分而已奈其誅滅五王又未殺  
我願余虽匪才乃 父皇太祖高皇帝親于母后存  
慈焉皇后親生皇太子親弟恭居中土之長禮曰父  
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奔尚書黃  
太卿等余必不与之共戴不報得此仇縱死亦不已  
矣故用欽遵皇 祖訓法律內一條躬行率領精兵  
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賊奸臣獻俘于祖宗神明令受  
非常之刑上以政其君下以安其軍民使我父王基  
業以永萬世豈不幸哉嗚呼皇天后土常以大中至  
正而為心祖宗神明寧無誅奸去邪而為念故用諭

示普天下藩屏諸王暨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  
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邪邪大逆不道我 父皇之  
誓為予者其可不報乎故諭